

奧尼爾等著 · 張尚之譯

良辰



EUGENE
O'NEILL

813.3
878
3

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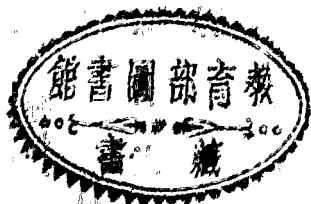
馬耳主編：世界文藝名著譯之三

辰

良

—— 世界文藝名著選 ——

奧尼爾著 張尙譯



3 0660 6458 9

大時代書局發行

1944

目 錄

- 一 良辰 (西班牙·史拉芬·裘寇英合作)……………一
- 二 別墅出讓 (法國沙卡·蓋依屈雷)……………二一
- 三 枯木 (澳洲·路易士·埃森)……………四五
- 四 劃了十字的地方 (美國·尤金·奧尼爾)……………六三
- 五 母性的愛 (瑞典·奧古斯德·史特林堡)……………九九
- 六 海上騎士 (愛德蘭·約翰·米靈頓·賽恩期)……………一二一



813.3
878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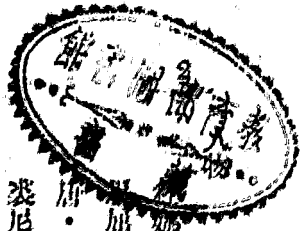
劇
良

辰

— 西班牙·奧拉芬·裘冠英合作



(南)



羅拉·羅拉

杜娜——她的女僕

唐·孔沙羅

裘尼爾——他的男僕

景 瑪德里某公園幽靜的一角。

時 一九一四年。

瑪德里某公園中幽靜的一角。秋天，右手是一條長凳。杜娜·羅拉，一位近七十歲，白髮蒼蒼的，極有風致的老婦人，外貌楚楚，她發亮的雙眼和整個行動顯示出她雖然年事已高，而智力仍舊勝過常人。她緩步上台，靠著她的女僕畢屈拉的手臂，另一隻手拿着一把作為手杖用的長柄陽傘。

杜娜 一到這兒我就高興了，我直擔心我的位子會被人佔去了。這真是個美麗的早晨呵！

畢屈拉 太陽有點晒人。

杜娜 對了，你才二十歲。（她坐在長凳上）噢，今天我感到比往常還年輕！

屈拉有點不耐煩了）要是你要找你那看園子的人去問談，你就去吧。

畢屈拉 他不是我的，太太；他是公園裏雇的。

杜娜 他還是屬於你的份兒多一點。去找他吧，可是別走遠了。

畢屈拉 我聽見他在哪兒等着我。

杜娜 去十分鐘就回來。

畢屈拉 是，太太。

（走向右首）

杜娜 等一會兒。

畢屈拉 太太有什麼事？

杜娜 把麵包屑給我。

畢屈拉 我真不知道自己幹了什麼事了。

杜娜 （微笑）我知道：你的頭腦跟你的心一塊兒飛到看園子的人那兒去了。

畢屈拉 這兒，太太。

（遞遞一個小包給杜娜，畢屈拉自右下。）

杜娜 再見。（望着右面的樹林）哈，牠們來了，牠們知道什麼時候來找我。（鳥鳴聲）

來，走向右邊去。拋了三把麪包屑。這一把給最機伶的吃，這一把給胃口最大的吃，這一把是給最小、最耐心的吃的。（笑。她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高興地望着鴿子們啄食。）瞧，那隻大的老是第一個來，瞧牠那大腦袋就認出來了。一隻，又來一隻，兩隻，三隻——那小傢伙最不肯慫，牠會到我的手裏來吃東西的。那一隻啄了食就會飛到樹枝上去獨食的。牠是個哲學家，牠們都是從那兒來的呢？倒像是有人去撒播了消息似的。哈，哈！別打架，食料儘够你們吃的，明天我還要多帶一點來的。

（唐·孔沙羅備裘尼爾自左上。唐·孔沙羅是個七十歲的老紳士，有瘋濕病，很不耐煩。他靠在裘尼爾手臂上，走路時腳有點拖曳的樣子。）

唐 他們簡直是浪費時間。他們該說是在開追悼會。

裘 老爺，您不能坐在這兒，那兒祇有一位太太坐着。

（杜娜·羅拉側過頭來聽他們說話）

唐 我不坐，裘尼爾，我要一個人坐一張板凳。

裘 可是沒有板凳啦。

唐 那邊那一張是我的。

裘 那一張上坐着三個和尚呢。

「是他們走，他們走，沒有？」

裘 沒有呢，他們在談着開天兒呢。

唐 倒是屁股讓板凳給膠住了似的，別望他們走了。裘尼圖，到這兒來。

（他們同右邊烏羣那邊走去）

杜娜 （不高興地）留神！

唐 你是跟我說話嗎？太太。

杜娜 對了，是跟你說話。

唐 你理哪嘴些什麼？

杜娜 你把我用麵包屑喂着的鴿子嚇跑了。

唐 你幹什麼要管那些鳥兒呢？

杜娜 我要管。

唐 這是公共的公園。

杜娜 那麼你爲什麼怪那些和尚佔了你的位置呢？

唐 太太，我們沒有照過面，我真猜不透你幹什麼自由地教訓我起來了。來，裘尼圖。

（二人自右下）

杜娜 好一個懶老頭兒！人上了年紀爲什麼還變行這樣沖沖的呢？（繞右邊）我真高興，他又坐不着那條板凳了。這是他嚇跑了馬兒的報應。他生氣了。好，好；你自己去找座位吧，可憐的傢伙！他正在擦那一臉的汗水呢。他過來了，走得那麼重，揚起的灰比馬車揚起來的還多呢。

（唐·孔沙羅偕裴尼圖自右上，走向左首。）

唐 裴尼圖，和尙走了沒有？

裴 沒有，老爺，他們還在那兒。

唐 像這樣好的早晨，管事的那些傢伙該多放幾張板凳才對。好罷，看來我不得不將就和這位老太太坐一張板凳了。（他嚙嚙嚙地坐下在杜娜·羅拉坐的長凳的最遠一端，忿忿地望著她，手微微碰了一下帽邊，打她一個招呼。）早。

杜娜 怎麼，你又來了？

唐 我懶得沒有照顧面喚。

杜娜 我是回你的招呼。

唐 別人說「早」，回答也該說「早」，這才是你該回我的話。

杜娜 你要坐我這一張板凳，應該先得我的允許。

唐 這兒的板凳是公共的東西。

杜娜 怎麼，你不是說和尙們坐的那張是你的來着嗎？

唐 好了，好了，我沒什麼說的了。（低聲咬齒而言）老而無用的婆子，她該在家裏打

打毛繩，數數念珠的。

柏娜 別再喋喋了。我並沒打算爲了使你高興而離開這兒。

唐 （用手巾拂去鞋上的塵土）要是地上洒一點水就好了。

杜娜 你把手絹當鞋刷子嗎？

唐

唐 怎麼啦？

杜娜 你把鞋刷子當手絹嗎？

唐 你有什麼權來批評我的行動？

杜娜 當鄰居的就冇權。

唐 委尼爾，我的害。我不想老聽人胡扯。

杜娜 你倒很有禮貌。

唐 請原諒，太太，可是請你別多管閒事。

杜娜 我是想問什麼就說什麼的。

唐：不過老是那一套。裘尼圖，把那本書給我。

裘尼圖：遇見，老爺。

（裘尼圖自袋中取出書本交給唐。孔沙羅，然後自右下。）

唐：孔沙羅忿忿地望了杜娜·羅拉一眼，帶上一副大眼鏡，再從袋中取出一把讀書鏡，校正了光度，然後打開書本。）

杜娜：我以爲你拿出一副望遠鏡來呢。

唐：又是你嗎？

杜娜：你的眼力該很尖。

唐：比你的尖一點。

杜娜：對了，那當然。

唐：這是趕鬼子，追鷓鴣飛出來的。

杜娜：啊！你打獵嗎？

唐：從前打獵，現在也常打。

杜娜：噢！那當然。

唐：噢！太太，每禮拜天我就帶着槍和狗，你懂吧，到阿拉伐加附近我的一個田園裏。

去消遣時間。

杜娜 對了，去消遣時間。你祇能消遣消遣時間罷了。

麻 你這樣想嗎？我可以帶你去我書房裏掛着的大野牛頭——

杜娜 是呀，我可以帶你去我睡房裏鋪着的老虎皮。那能證明什麼呢？

麻 甚麼也不來嘛，可以讓我不滿意了。話說得太多了。

杜娜 好吧，你隨便吧。

唐以理是我得先聞一點鼻烟。（取出鼻烟盒）你來一點嗎？（遞盒給杜娜·羅拉）

杜娜（對我來一點）。

唐以理 這是最好的一種，你一定喜歡它的。

杜娜（敲敲一敲）這可以清清我的頭腦。

唐 也可以清清我的頭腦。

杜娜 齊齊不打算噴嚏呢？

唐 齊齊的太太，要打三次呢。

杜娜 我也一樣，真是巧合呀！

（吸過鼻烟之後，他們都心焦地等着打噴嚏，每人都打了三次。）

唐 好了，我感到好一點了。

杜娜 我也好一點了。（旁白）鼻烟使我們安靜下來了。

唐 我高聲念書你不會見怪吧？

杜娜 儘管高聲念書，你不會打擾我的。

唐（讀書）「一切的爱都是可悲的，可是它雖然可悲，仍然是我們心目中最好的事物。」這是甘普摩說的話。

杜娜 啊！

唐（讀書）「我愛過的那些母親們的女兒們，現在像石像似的吻着我。」我以為這是一句話一定是出諸幽默的。

杜娜（笑）我也這樣想。

唐 這本書裏面有很多美詩。瞧，這兒：「二十年後，他回來了。」

杜娜 你戴了這許多眼鏡陰沉的樣子真够動人了。

唐 你瞧不戴眼鏡看書嗎？

杜娜 當然能的。

唐 你這樣大年紀還能？別開玩笑了。

杜娜 那麼，把書遞給我。（接書來，高聲唸着。）

「二十年後，他回來了。」

他倆面面相視，叫道——

難道這是那個男人嗎？

天，她曾是那個女人嗎？

（杜娜，羅拉把書遞還給唐·孔沙羅）

唐 佩服，佩服，我真佩服你的眼力。

杜娜 （旁白）我是背熟了這首詩了的。

唐 我很喜歡好的詩，十分的喜歡。我年輕時自己還寫過呢。

杜娜 寫的是好詩嗎？

唐 什麼詩都寫。我是愛斯波浪希圖，左列拉，皮克爾那些詩人們的好朋友。我第一次

見左列拉是在美國。

杜娜 怎麼，你還到過美國嗎？

去過好幾次，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才六歲。

你一定是和波倫布那們一塊兒去的！



唐 (笑) 還不至於那麼老古董呢。我確是老了，可是我還是不上和斐迪爾，伊莎比狄這些人物會面呢。(他們都笑了) 我也是甘普摩的好朋友，我在法冷西亞碰到他的。

我是那兒的人。

杜娜 你是那兒的人？

唐 我是在那兒長大的，小時就在那兒過了好多年。你到過那個城裏嗎？

杜娜 是的，先生。離法冷西亞不遠有一座別墅，要是現在還在那兒的話，倒使我想起以往很多事。我在那兒過了好幾年。那已經是很多、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它就在海邊，在檸檬樹和橘林子後面。他們管它叫，叫做——讓我想，他們管它叫着什麼呢？——叫做瑪利西拉。

唐 (吃了一驚) 瑪利西拉嗎？

杜娜 瑪利西拉。你也熟悉這個名字嗎？

唐 是的，很熟悉。要是我沒記錯的話——年紀大了，記性也壞了——那座別墅住了一位我從並沒有見過的最美的女人。的確，我見過的美女可真不少——讓我想一想——她叫什麼名字來的？羅拉——羅拉——羅拉——羅冷蒂。

杜娜 (吃驚) 羅拉·羅冷蒂嗎？

牌是了。

(他們互相注視)

杜娜 (恢復原來情緒) 沒什麼，你使我記起舊的一位好朋友了。

唐 真奇怪！

杜娜 是奇怪。別人叫她『銀姑娘』。

唐 一點也不錯；『銀姑娘』。那地方的人都知道這欄名字。我現在好像就看見她在窗

簾前似的，站在那有紅玫瑰的窗戶前面。你還記得那欄窗戶嗎？

杜娜 是的，我記得的。那就是她房間的窗戶。

唐 她每天要待在那兒很久。我是說當我年輕的時候。

杜娜 (嘆氣) 也是我年輕的時候。

唐 她真是個標準人兒，像遊花似的純潔；烏黑的頭髮，黑黑的雙眼，透出一種出奇甜蜜的表情；她到那兒，那兒就像發着光亮似的。她的體態是十足的美，『這真是上帝製造出來的美的典型呵！』她簡直像是夢裏的人。

杜娜 (旁白) 要是你知道夢裏的人現在就在你身邊的話，你就知道夢是怎麼一回事啦。

(高聲) 她很不幸，戀愛得很不如意。

唐 很不如意。

(他們互相望着)

杜娜 你聽說過嗎？

唐 是的。

杜娜 天命真是奇怪！(旁白)是孔沙羅！

唐 那位漂亮情人，也是一樣不如意！

杜娜 啊，是那次決鬥吧？

唐 對了，就是那次決鬥，那位漂亮的情人是——是我的表兄，是我很喜歡的人。

杜娜 噢，對了，一位表兄。我的朋友給我一封信說起那件事，那真是一件羅曼史。他

——你那位表兄——每天早晨騎着高頭大馬，打那條兩邊種着玫瑰的路上到她的窗下，把一束花丟到她的月台上，她一把接住了。

唐 然後，每天下午，那位漂亮的騎士又打原路回來，接住那位美人拋給他的一束花。

我沒說錯吧？

杜娜 對的，他們後來要她嫁給一個她不願意嫁的商人。

唐 後來有一個晚上，我那位表兄在拋窗戶下等她唱歌，忽然，出乎意料之外的，那個

人來了。

杜娜 而且侮辱了你的表兄。

唐 他們鬧起來了。

杜娜 後來決鬥了。

唐 對了，是黃昏時分，在那海邊上，那商人受了很重的傷。我的表兄躲了幾天，後來走開了。

杜娜 你像很熟悉這個故事似的。

唐 你也很熟悉。

杜娜 我告訴你說過，這是一位朋友告訴我的。

唐 正像我是聽我表兄說的似的。（旁白）這是羅拉！

杜娜（旁白）何必告訴他真相呢？他一點都不懷疑。

唐（旁白）她一點也不知道。

杜娜 那麼是不是你偶然勸你表兄忘了羅拉的呢？

唐 什麼，我表兄從來沒有忘記她過！

杜娜 那麼他以後的行動怎麼樣呢？

唐 我會告訴你的。那位青年人在我家裏避風頭，生怕這次決鬥傷了當地一位有地位的人，會引起很多麻煩。離了我那兒，他就到史維里去了，後來就到瑪德里來了。他寫給羅拉很多信，有些是用詩句寫的。可是，那些信一定是被女方父母截掉了，因為她從沒有回過他一封信。於是孔沙羅失望了，相信他的愛永遠絕望了，就加入了軍隊到非洲去。羅在那兒的一個戰場裏，他光榮地爲國犧牲了，緊緊的抓住西班牙國旗，嘴裏唸着他親愛的羅拉的名字——

杜娜 (旁白) 好一個大談話！

唐 (旁白) 我把自己說得死得够光榮的了。

杜娜 你爲了這件悲劇一定不快活一個時期。

唐 那當然，太太。他就像是我親兄弟似的。可是，相反的，我想不久之後，羅拉一定在花園裏撲撲蝴蝶，早忘了這件事了。

杜娜 不，先生，絕不！

唐 女人總是這樣的。

杜娜 就算女人總是這樣的，「銀姑娘」可不是那樣的人。我的朋友成天、成月、成年的等新消息，可是沒有一個信兒來過。有一個下午，太陽剛下山，星星剛出來的時候

有人看見她出了屋子，很快地走向海岸邊去，那是她心愛而且送了命的海邊。她把心中人的名字寫在沙灘上，然後坐在一塊岩石上，她凝望着天邊。海浪低低地吟着它們不停的曲子，慢慢地海上她坐的那塊岩石。浪頭一捲就把她帶走到海洋裏去了。

唐 我的天！

杜娜 那海岸邊的漁人們到現在還老說過了許多日子之後，海浪才把沙灘上留着的名字洗掉了。（旁白）我死得不曾比你漂亮。

唐 （旁白）她說說不見得比我高明。

杜娜 可憐的羅拉！

唐 可憐的孔沙羅！

杜娜 （旁白）我不會告訴他說兩年之後，我出嫁了。

唐 （旁白）三個月之後，我跟一個舞女一塊逃到巴黎去了。

杜娜 命運可真怪，你我兩個人在這兒，完全是陌生的，偶然碰見了，討論我們很久以前老朋友的羅曼史！我們談着談着，倒像是老朋友似的。

唐 對了，命運真可怪，我們沒談話之前大家還都有點生氣呢。

杜娜 你把我嚇跑了。

唐 也許那時我欠一點理性。

杜娜 對，那倒是真的。（親熱地）你明天還到這兒來嗎？

唐 要是天好，一定來。而且我非但不嚇跑那些鳥兒，我還想帶點麵包屑來喂牠們呢。

杜娜 多謝你了。鳥兒們是知道感恩的，牠們會格外注意你的。我的女傭人不知道上那兒去了？畢屈拉！

（招呼她的女僕）

唐 （望着杜娜·羅拉，旁白）不，不，我不告訴她我是誰。我現在老得不像樣了。還是讓她記着那每天騎着馬，打她窗下過，拋花給她的那個漂亮騎士吧。

杜娜 她來了。

唐 這個裘尼圖！他跟那個奶娘玩昏頭了。

（向右望，用手招呼。）

杜娜 （望着背過身去的孔沙羅，旁白）不，我變得太厲害了，還是讓他記得我是那位帶他走過玫瑰園時把花丟給他的黑眼睛的女孩子吧。

（裘尼圖自右，畢屈拉自左，她手持一束紫羅蘭。）

杜娜 好，畢屈拉！倒底你來了！

唐 裘尼圖，你來晚了。

畢屈拉（向杜娜）太太，這是看園子的要我送您的紫羅蘭。

杜娜 可真美！謝謝他，真香呵。

（當她從女僕手中取過紫羅蘭來時，有幾朵鬆的掉落在地上。）

唐 我親愛的女士，這真是我莫大的光榮和愉快。

杜娜 這也是我的愉快。

唐 明天再見。

杜娜 明天見。

唐 要是天好的話。

杜娜 一個好早晨。你打算回你自己的坐位上去嗎？

唐 不，要是你不反對的話——我願意上這兒來。

杜娜 這藤板凳隨便您支配吧。

唐 我一定帶麵包屑來。

杜娜 那麼，明天見。

唐 明天見！

（羅拉向右走去，其次僕扶她之。孔沙繼在去僑裘尼爾走時，顛掉而吃力地彎下身來檢起羅拉掉下來的紫羅蘭。正當那時候，羅拉回過頭來，看見他，覺得很奇怪。）

裘尼爾，老爺，您在幹什麼？

唐 裘尼爾，弄一下——

杜娜 （旁白）對了，那是他。

唐 （旁白）那是她，沒錯。

（杜娜·羅拉和唐·孔沙握拳手言別）

杜娜 難道這是那個男人嗎？

唐 天，她只是那個女人嗎？

（他們又笑了一笑，然後她又站在窗前，他又在玫瑰園中；然後他們的僕人扶他們下。）

別墅出讓

法國·沙卡·蓋依屋雷

人物

孟世東

齊安妮

袁麗禧

阿爾·史密司夫人

女僕

在近「馬恩河上的拿蘇」一座小別墅的會客室中。

幕啓時，女僕和袁麗禧在台上。

女僕 太太不難過嗎？

袁 一點兒也不難過。告訴你，要是我出賣的那一天，當天有人要買，我也許會難過的，因為那時候我也許會覺得自己太跌，為什麼要賣掉它呢。現在出讓的牌子已經在院牆上掛了過一個多月了，我心裡想，當初我買進這房子的時候，才真是個跌子呢。

女僕 太太，當初他們把出讓的牌子帶來給您的時候，您不准他們把它舉出去。一直等到晚上，您自己出去把它掛上了。

裏，是喊出你贏。我那時以為別人晚上看不給招牌上的字，那麼它還可以多給我有。晚上我那時還有把握，以為第二天滿天下的人都會搶着來買的。第一個禮拜，每當我走進不別墅出礦。那塊招牌時，心裡總是覺得不很舒服。隣居的人們那樣怪裡怪氣的，看着我，使我疑心這不是出讓，倒像是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那似的。那是一個月以前的事，現在我祇想一件事——祇想早點把這可惡的地方送出手去。價錢上吃一點虧倒不在緊。十萬法郎也可以——我進手時才化了這個數目的一半。我以為可以賣二十萬。我的法現在不能再這樣損失下去了。而且，前兩個禮拜之內，有四個人差不多就要買。所以，所以我心裡早不把它當自己的看。嘿！我簡直是在喂這屋子了，那些經紀人說：「那傳本太幾點鐘來。」

本集 四五點鐘之間來。

轟 那幾個人待等她一下了。

本集 本集現在這兒過週末也很不壞。

本集 是呀，可是問子難過，買賣也壞得可以。

女傳本那樣，本集，這時候真出去不是很好嗎？

本集 不止不決定。不過，一住之中確有些最適於買進貨物的時候，可是倒沒有最適

終於賣出的時候。十五年來人們同時有了錢，可就沒有人出賣東西的。現在沒有人有錢，也就沒人買進東西，不過……就算這樣……要是我沒辦法賣掉這一塊地方，那也太可笑了。這地方離法國好萊塢……裘茵維爾很近，而且我祇要十萬之數。

女僕 我記起來了，太太。我請求您二格恩典。

裘茵維爾 呢？

女僕 明天早晨九點到中午您能讓我出去一下嗎？

裘茵維爾 九點鐘一直到中午嗎？

女僕 他們要我到裘茵維爾一家影片公司去拍一部片子。

裘茵維爾 你要去拍片子？

女僕 是的，太太。

裘茵維爾 你演個什麼角兒呢？

女僕 演個女佣人。太太。他們要一個道地的貨色。他們說女佣人天生一副女佣人骨頭。

裘茵維爾 並不是造作成的。他們答應你早晨付我一百法郎。

裘茵維爾 一百法郎？

女僕 是的，太太。因為您每月才給我四百法郎。我當然不好拒絕他們。太太，您說是

不是呢？

婆 一百法郎，這真難令人相信。

女僕 太太，您准我告訴您我突然想到的一件事嗎？

婆 什麼事呢？

女僕 他們的影片裡還要一個廚房，他們問我能介紹一個相當的人不。太太，您剛才不

是說日子很難過嗎……要不要我介紹您去呢？

婆 什麼？

女僕 多少可以貼補一點，太太。而且，太太，您的臉也長得很滑稽的。

婆 不勞你費心。

女僕 (不注意她的話) 太太，他們可以雇用您八天，那就是八百法郎，這實在等於他

味多囉呀。您只要削一會兒洋芋，煎一會兒蛋就成了；很容易的，太太，我可以教您

揀您動手的。

婆 你太好惡眼兒了……謝天謝地，我現在還沒有窮到那步田地……

女僕 啊，太太，我想您不會眼兒生氣的。

婆 一點兒也不生氣。

女僕：「無難。太太，這兒的人都想找演電影的位子，每一個人都想演一角兒。昨天屠夫沒有做買賣，他一早晨就忙著拍鏡頭。今天誰也找不着那四個警察了，他們昨天在米爾頓先生蘭新片中拍打架的場面來着。除了這，這兒的人什麼都不想。想瞧，他們錢總得弄上幾通先生出了一千個法郎，要請一位餓了兩天的真叫化子。人到進來，總是如裏的太太，總再想想吧。」

太太：「謝謝，我願意考慮一下。」

女僕：「太太，您這把頭髮梳裝時那樣往後擺的話，太太，我担保他們馬上會用您。因為，您真活似咪咪，總有來真够趣味兒止。」

太太：「多謝你！」（鈴響）我上樓去一會兒。要是那位太太來了，告訴她我就下來。別使她發覺我是在等她的。」

女僕：「是，太太。」（裝下）（當女僕奔向前門時）「噢，我要成爲萊泰·嘉寶該多好呢！我爲什麼不能呢。噢！」

（外面傳進聲音來）「一秒鐘後，女僕返，引蓋世東及喬安妮上。」

女僕：「請你們坐一會兒，我去通知太太。」

（幕下）

董 他們把那叫做花園！那是什麼，就是中間栽了一排草的？并能打……

齊 不過，董世東，屋子裡面看來還不壞。

董 二十五碼印花棉布簾子，一層油漆……那兒都找得到。

齊 別先說不公平的話。等你看了別的一切再說。

董 怎麼能說不這樣說呢？我不必再看廳房了。所謂花園簡直是一派胡謔。所謂客廳，

怎麼是個形呢？

齊 那客廳又有什麼關係呢？

董 沒關係？怎麼，你能管這樣兒叫客廳嗎？

齊 也許另外還有一間呢。

董 另外一間不管事。我說的是這一間。

齊 我們兩張熊着牀兒佈置成別的用度。

董 費了，做那座花園的套員。

齊 不，何蘇做一間書房。

董 書房？我的天才你不是打算進來着書的吧？

齊 別歇氣！你知道現在的書房是什麼會場。

董 我不知道。

齊 好……那……那是……是用來聚集……

董 用來聚集什麼呢？

齊 請別生氣呀！要是你不要這房子，馬上說一句話，我們就不談了。

董 我們穿過馬路那時候，我就說不要這屋子過的，可是你一看見「別墅保護」的招牌，馬上就要進來瞧瞧。這是一種神經病。

齊 你說神經病是什麼意思？

董 你們這些女人真古怪……別的女人，特別是你們不認得的女人，那怕她洗澡間的臭味，都會引起你們的快感的。原來你們總是在搜求一種比你們自己用着的好些的雪花膏。

齊 噢，天！噢，天！我們是不是在覓一處別墅呢？

董 當然不是。那是你上個月偶然想到的一個念頭。

齊 可是我們沒談什麼別的……

董 你意思說你沒有說別的，我也沒談到這個。你自己老說這個，說多了就自以為我們是在談這件事似的……你就沒注意，我根本就沒有參加這個談話。要是你是說你在覓

一座別墅，那又作別論……

齊 好吧！無論如何……不管是我在覓，或者是我們在覓，總之一句話，是我在爲我們覓一座房子。

董 並不是爲我們……這是爲你的父母。你不過是要我買一座別墅，使你可以把你父母葬在裡面罷了。瞧，我是明白你的用意的。要是你找到了房子，你猜會出什麼事呢？我們要在這別墅裡過一個八月，可是你父母要在這兒，從每年四月一直住到九月。還有，他們會把你姐妹們那一大淘孩子都帶來的。不！我很喜歡你一家人，可是並不像這樣子真歡。

齊 那麼你上禮拜爲什麼忙着許多別墅呢？

董 我沒有去看，是你要看的，我覺得那是件苦事。

齊 好，那麼……

董 那麼什麼？

齊 那麼你就別再苦下去了，別買了。那不就沒事了嗎，我們別再談它了。

董 好極了！

齊 說到這兒，是爲了那一格呢？要是我真要爲媽媽買一座別墅，那又有什麼呢？

蓋 親愛的，我知道你要爲你父母買一座別墅，可是請你明白我，我是不化錢買它的。
齊 我用我的嫁粧。

蓋 你的嫁粧，我可憐的小孩子，我們早就把它化乾淨了。

齊 可是化完了之後你就發了財了。

蓋 對呀，我發財了，可是你沒發財；總而言之，談這個沒有多大用處。我不會買這座別墅的，這就完了！

齊 那麼我們簡直不該進這門來的。

蓋 我在門口就跟你這樣說過的。

齊 要這樣，我們走吧。

蓋 我一點都不反對。

齊 那位太太會把我們當什麼一回事呢？

蓋 我從來就不許任何人這種小批評的。走吧！

（他拿起帽子走向門邊去。此時菲麗蒂上。）

齊 午安，夫人，先生……

齊 您好，夫人。

董 您好。

裘 請坐，請坐。（三人坐下）你們第一個印象可好嗎？

齊 真不壞。

裘 我一點也不奇怪。這真是一片最令人愉快的地方，外表大小合適，可是它自有一種特別趣味。如果您不見怪的話，我說我一看見您，就知道這座屋子一定合您的胃口，因為它很合您的胃口。照我看來，您也許會奇怪的，我看您像是很舒服似的。您這樣一個高貴的人，要找一間合適的住處是太不容易了。（她自然是指那位被拘諷的齊安妮）這屋子有不少方便的地方，有電，有煤氣，有水，有電話，有冰櫃。洗澡間設備齊全，屋頂是去年才翻修過的。

齊 對了，親愛的，這該是一個重要關節吧？

董 誰說的？

裘 花園並不十分大……也不長，也不寬……

董 據我看來太高一點！

裘 我不是這個意見，太太，您這位先生可真會說話。我剛才說花園不大，可是四面全

是別人家的花園……

蓋 原來這按照沒有孩子而喜歡孩子的人可以去住在一座學校旁邊這種原則說來的。

齊 蓋世東，別開玩笑啦。這位夫人說的話一點也不錯。夫人，當然說一說，您要多少錢才肯出讓這屋子呢？

蓋 是呀，您瞧，我說句老實話，我現在可不想出賣了。

蓋 （起立）那麼沒什麼可說的了。

齊 別忙，我……

齊 讓夫人說完了，親愛的

蓋 謝謝。我想說的是碰到像您倆這樣的人物，我很願意出讓。一個人佈置房屋，完全求其合自己的口味——您會明白我的意思的——要住得舒服，所以一個人不願意把自己的屋子讓給不相干的平常人。不過讓給您，我真沾下情萬願是，我一定讓賣給你們。

蓋 這真是您的好意。

齊 真是……是了……不過……呃……夫人，房子要多少錢呢？

蓋 您不會相信的……

蓋 我祇相信上帝，沒有呢……

蓋 傢俱齊配，裝置完全，還有那邊一張簽着柯樂夫名字的小圖片。我不知道您聽見過

這位音樂大畫家的名字還沒有？

蓋 不，從沒有聽見過。

裘 我也沒有。至於這座別墅，上下在內，二十五萬法郎，我這是賠了本減價的，完全是爲了碰到您倆，要是別人，再多加我錢，我都不出賣的，這價錢看來可真……

蓋 可真正的太貴了……

裘 噢，不貴！

蓋 噢，太貴了，夫人。

裘 好吧，真的，我應該說我是……

蓋 對了。人生到處碰到些怪事，是不是？

裘 您以爲二十五萬太貴了，好吧，我是再公道不過的：您還個價吧。

蓋 要我說，要熬得遠呢。

裘 說一個價錢也不碍事呀……

蓋 真是難說出口……我……我……

裘 親愛的，說一個數碼……就算爲了使我高興。

蓋 好吧，我不無意……六萬……

裘

噢！

蓋 你們「噢」一聲是什麼意思？這房子不會比我說的價錢貴一點兒的。

裘 先生，您聽我一句話，二十萬，不能再少了。

蓋 夫人，您有權處理一切。

裘 我已經說過了，我是出於友誼才祇要二十萬的。

蓋 我也是出於好意，讓您留着這屋子的。

裘 這樣說來，我們沒什麼可商量的了，先生。

蓋 再見，夫人。

齊 親愛的，在你沒有完全決定之前，再待一分鐘好吧，我希望你陪我上樓去看一看。

裘 我樂于引您的路。太太，這兒，先生，這兒走……

蓋 不，多謝……真的……我已經打定了主意了。而且，我不愛爬樓梯。

裘 先生，您請便吧，（對齊安死）要我引路嗎？

齊 您的好意，夫人。

（裘麗帶下）

（對丈夫）你未免太有禮貌一點兒了吧？

噫，我的達玲，看老天面子，別讓我爲這點小事煩惱了吧。去瞧瞧那洗澡間，早一點回來。

（齊安妮隨裘麗帶下）。

（自語）幾碼地就要二十萬……她真把我當作默瓜看了……

（門鈴聲，片刻後，女僕引阿爾，史密司夫人上。）

女僕 請太太進來。

阿爾 瞧，我說了我很忙。你們要多少錢才出讓這屋子？

女僕 我什麼都不知道，太太。

阿爾 說起來，爲什麼不把價錢標在牌子上呢？你們法國人做事總是轉彎摸角的！你去

告訴你東家說，要是他不馬上來，我就走了。我沒有閒工夫。我就怕有事在身的時候

讓旁的事打岔了。（女僕出）噫，你大概就是那位夫人的丈夫了。你好，你說美國話嗎？

真會說之至……你是……

阿爾 那就好了，房子要多少錢？

真 多少錢？……好嗎？……噢，請坐下來好不好？

阿爾 我是站着辦事情的。

蓋 喔，真的嗎？

阿爾 是啦！你太太呢？

蓋 我的太太？喔，她在樓上。

阿爾 好，讓她在那兒好了。你是不是要問過了她才能出賣呢？

蓋 我嗎？絕不需要如此！

阿爾 你真是一個例外了。法國人要做一件事之前，總要和十來個人商量過的。聽我說

——你是不是想出賣這屋子呢？

蓋 我嗎？我樂於出讓！

阿爾 那麼一切條件如何呢？我頂多待五分鐘。

蓋 那麼無論如何請坐三分鐘。話說起來，這別墅是我祖父手裏造的……

阿爾 我不問令祖父的事！

蓋 我也不……不過我該告訴你……呢……

阿爾 聽着，祇要說個價錢。

蓋 我得說清楚……

阿爾 用不着！

蓋 我們這兒有電，有煤氣，有電話……

阿爾 我不管這些，要多少錢？

蓋 可是你總得看……

阿爾 用不着！……我要把它拆了，在這兒造一所平房。

蓋 噢，原來如此！

阿爾 是啦，我祇要這塊地。我要住在派拉蒙附近，因為我要去拍電影。

蓋 噢！

阿爾 是啦！你瞧，我是個大明星。

蓋 是弄的嗎？

阿爾 （高興地）是啦，很好呀？好了，要多少錢？

蓋 好，讓我們商量一下……在這種情形之下，傢具齊備，還有那一張不知名畫家的小

畫……那是我祖母的東西，我很想保存着。

阿爾 噢！歐洲人就真那麼愛祖父母親嗎？

蓋 這是我們的老傳統了。

阿爾 你們這些人可真古怪，你們老是想有過去的事。我們總是想未來的事的。

蓋 每個人都想着他已經保存的東西的。

阿爾 你們爲什麼不多學學我們的樣兒呢？

蓋 學校兒不會學好的。我們總能校做你們，可是校做總不及原形好。我們跟你們去不
相像了！你想一想：歐洲人到美洲去賺錢，美洲人到歐洲來是爲了化錢。

阿爾 那是二而一的事，你們該知道怎麼樣做生意。

蓋 我們正在學。正在實地學習。

阿爾 好了，那麼，要多少錢？

蓋 房子嗎？讓我算一下。我要三十萬法郎。這要都是一樣的價錢。就是您，一個
美國人，我也不想拍一點價。

阿爾 把我和別人一樣看待。那麼，你還要三十萬嗎？

蓋 我實係時化子火價錢。所以我就更愛你。

阿爾 喂，問你，你把我當作什麼看待？

蓋 對不起，這是莎士比亞的話。我指的是現錢……

阿爾 現在我才明白你的意思。現錢！喂！你說清楚了！

（她從皮袋中取出支票本來）

董（胡亂地向抽斗中摸索）等一下……我不知道他們把我的銅筆和墨水放到什麼地方去啦……

阿爾（讓我告訴你一件事吧。你最好還是把賣了房子的錢抽一部份來買一枝自來水筆吧。……）

董（今天幾號？）

阿爾（你自己在支票上填上名字就減了。我住在凡東路。望茲大飯店，我的律師是……）

董（是誰？）

阿爾（對了。）

董（什麼？）

阿爾（我的律師就是史隨先生，住在梭別路五號，他會跟你辦其它一切手續的。再見。）

董（再見。）

阿爾（你幾時搬走？）

董（這輛……呢……我還不清楚……你說幾時就幾時好了。）

阿爾（就算明天好了。我的工程師總拜拜。再見，我這一下可真爽了。）

董：我樂於聞命，夫人。（她下，他凝着文裏。）人要是高興了，什麼買賣都可以做得很順利！

（此時齊安姑及裘麗裕上）

董：怎麼了？

齊：當然……當然好極了……

裘：那當然，我剛才還說，地方並不大。我先說過了的，有兩間大臥房，還有一間小的。

董：好，那還像個樣兒！

齊：（向其夫）親愛的，你說得不錯。我怕這屋子不大合用。多謝夫人，我們不必再打擾您了。

裘：喔，那沒有關係。

董：等一下，等一下，親愛的，你說有兩間大臥房，還有一間小的……

裘：對了，還有兩間下房。

董：喔，還帶着兩間下房嗎？

裘：是的。

蓋 那真是太好了！

齊 蓋世東，別開玩笑了。

蓋 還有洗澡間嗎？什麼樣子的？

齊 很完備的！有一個大澡盆……

蓋 喔，洗澡間裏還有個大澡盆，真的嗎？

齊 當然真的。

蓋 這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洗澡間裏有一個洗澡盆，兩間大臥房外加一間小臥房，兩間下房，還有一個花園。這真是不壞。你們上樓去的時候，我就在替你爸爸和媽媽盤算。你瞧，我真一點也不自私，還有給你姐妹和他們那些孩子們的屋子……並且，親愛的，我還想到……這是很嚴重的問題……想到我們老年時代……那時代遲早是要來臨的，而老年人一個自然的要求就是想住在一個靜僻的鄉下地方……（對裘麗蒂）你說要二十萬，是不是？

齊 你在說些什麼呀？

蓋 親愛的，就想使你高興呀。

齊 謝了，我至少要二十萬，當然要付現錢。

董 好吧，就這樣說定了。我不再還價了。

（他取出他的支票本）

裘 可是還有很多事得商量一下……

董 用不着了。祇有一件事，我既沒有還價，又不跟你談買賣……好，你也得對我客氣

一點。你一定得答應我，把那一張小票送給我，你跟我妻子樓去的時候，它一直都

陪着我的。

裘 這倒不是價值的問題……

董 當然不是……不過算個紀念品罷了。

裘 好，你留着吧。

董 多謝您夫人。請您給我一個收據好不好？我們的律師會辦其它一切手續的。請您

自己填上名字……今天是二十三，是不是？

裘 不，是三十四……

董 沒關係吧？就是一天的出入。（她簽了收據和他換支票）好極了。

裘 多謝您，先生。

董 這是我的名片，再見，夫人。喔，還有，請您明天早晨搬走好不好？

裘 明天！那麼快嗎？

蓋 好吧，最晚明天晚上吧。

裘 好，那我還來得及收拾。再見，夫人。

齊 再見，夫人。

蓋 要是您不見怪，我就把這張小畫拿走了好不好？（他取下畫來）真是個美麗的紀念品，你瞧……

裘 好，趁出去的時候我引您倆去看看那花園。

（裘魔帶下）

齊 你幹了些什麼呀？

蓋 我嗎？我賺了十萬法郎外加一張柯樂天！

齊 怎麼賺的呢？

蓋 待一會兒再告訴你。

枯

木

— 澳洲·路易士·埃森

人物

一個澳洲農夫

妻

依，幼子裘

愛坡，長子（白痴）

瑪麗，其女

在吉勃斯蘭叢林中，一片平地中央一間木板屋的外面。

屋外有一張長凳，上面堆着罐、鍋之類。草屋搭着一個棚，安放着擠乳器。一條泥濘的小路通向牛場，堆着一些木塊、殘根斷枝。遠處陡立的山脚全被枯樹遮蓋着。是一個初冬的早晨。

農夫上，手裏拿着燃完的燈。他轉着圈子叫喊着：

農夫 擠奶了！擠奶了！裘依！裘依！愛坡！支起懶骨頭來。滾出來，裘依，去牛帶把進去。從前的日子過去了，不該老讓老年人先起來給你們請安了。是擠奶的時候了，聽見沒有？該去擠奶了！

裘依 (在內) 爹，忙什麼，五點半都沒到呢。

農夫 馬上就天亮了。

裘依 不，不會的。

農夫 滾出來，別輪着跟我說話。

裘依 我又不是沒起來？

農夫 我得讓你明白誰是這兒的當家的。

(裘依上，一個紅頭髮，十一歲的男孩子。)

把擠奶桶準備好了！別站在那兒擦眼睛。

裘依 天還烏漆黑的。

農夫 你還等什麼？

裘依 我瞧不見。我怎麼去——

農夫 你沒聽見我的話嗎？我沒叫你去擠奶嗎？

裘依 帶個燈好不好呢？

農夫 你還要什麼燈，快去吧。

裘依 (抱怨) 我就去。這樣的早晨，誰能看清楚下山回去的路呢。

農夫 你在咕囔什麼？你知道牛在那兒的。

裘依 我會踩着鬼子洞，摔斷腿的。

農夫 你還沒有摔斷腿，你今天早晨是不想去干活兒了吧？

（愛坡上，他二十四歲，半癡呆的，行動遲緩，羞怯。）

愛坡 今天還會下雨。

農夫 （對裘依）快走吧。吃中飯之前得把奶油弄好。

裘依 你別把人當機器看待。

農夫 快走，不然我要揍你了。

（裘依吹口哨喚狗，叫道：「這兒，培恩，這兒，培恩。我的好狗！」）

你今天可以把小公牛趕到場上去賣了。

愛坡 路不好走。

農夫 去喂點料給他們，讓他們看來神氣一點。

愛坡 我還沒有吃早飯呢。

農夫 踉蹌起來了沒有？

愛坡 沒有。

農夫 她在幹什麼？

愛坡 她在睡覺。

農夫 我養活的這份家真有出息。你在這兒生什麼氣？

愛坡 讓小公牛等我吃一點東西再走吧。

農夫 你這蠢蛋的呆瓜，你打算要我發瘋嗎？

愛坡 我打算今天不去趕場了。

農夫 你像個老油嘴，總有一天會閉上嘴吧，那時候你就會好的。我的兒子真他媽的不

像人！

愛坡 路不好走。

農夫 滾你的。你沒回來，裘依就會把牛趕來的。

（愛坡緩緩地走出去了）

（裘依上，一個操心而服從的女人）

裘 裘依去看牛了沒有？

農夫 去了。我好不容易，才把他打發起來了。

裘 你記着叫愛坡把那條病母牛牽回來沒有？昨天晚上我瞧見牠躺在溪流那株橡樹

下。

農夫 我忘了，我今天一早什麼都記不起來。

妻 孩子的爸，你還是叫愛坡去看看羊羣吧，我聽見山狗（dingo。澳洲特產一種野犬）就在屋子附近叫呢。

農夫 孩子的媽，我像掉了魂了。瑪麗起來了沒有？

妻 噢，起來大半天了。

農夫 瑪麗昨晚土又出去了。

妻 孩子的爸，別牽掛這些事。

農夫 我不明白這一早上幹了些什麼。那樣晚她出去還會幹出什麼好事來呢？

妻 她是去瞧那頭病牛的。

農夫 下着大雨，還打着雷，閃着電。四圍的山全照亮了。我往外面瞧，瞧見一株樹給電劈斷了，那是天報應，瑪麗也會遭天電打的。

妻 我說她是到牧場裏去替那頭病牛蓋上一點東西的。

農夫 我的天！要是我親生的女兒幹了不名譽的事把這份家毀了該怎麼好呵！

妻 孩子的爸！



農夫 孩子的媽，我盡了我的力了。
妻 你今天有點不舒暢似的。

農夫 這塊地太壞，很難靠着牠過活。

妻 等我們有了新的路，事情就會好轉的。愛坡在做什麼？

農夫 我不知道，我的頭祇在轉……我後面的一切祇往前跑。什麼都不會變好的。我聽

人說起過關於那個青年馬師安台。惠爾生的事，他住在喜鵲河邊的一個蓬帳裏。

妻 你聽說什麼來着？

農夫 有人聽見瑪麗跟他一塊兒出去。

妻 女人在這兒也太寂寞了。女孩子也得找一點快樂。

農夫 快樂就是罪惡。

妻 孩子的爹，我會警告她的，我會使她不上別人的當的。

農夫 他們一定在山凹子裏做對兒了。

妻 不，不，你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

農夫 他，他不是一個負責任，肯苦幹，想結婚成家的男人；他像個流浪漢似地到處亂碰。

妻 他會毀了我的女兒，他會毀了我的女兒的。

（一團牛鈴）

妻 你聽見鈴聲沒有？

農夫 我們為什麼要養活一個家呢？

妻 孩子的爸，你別那麼說。我養下他們來給你，做你老年時候的安慰。

農夫 這個家有什麼安慰。瞧瞧我這身，總簡直瞞不起我。他一點沒有好下場的。愛坊是

個爛棉花枕頭。湯姆跟小沙拉全死了。而瑪麗，我心愛的女兒——

妻 孩子的爸，你有點錯亂，你別相信那瑪士靈來的閒話。

農夫 我得等到今天晚上，我要跟莊瑪麗後面到牧場上去，我要帶着槍。要是安台·惠爾

生上來，我一定要開槍打他，讓天老爺判斷一下，然後我就自殺。

（瑪麗上，站在門口，她是個二十歲的少女。）

瑪麗 （在門口） 早飯預備好了。

妻 進來，孩子的爸，來喝一杯茶。

農夫 你起來得最晚，是不是？現在什麼時候了，你才起來？

瑪麗 牛還沒有牽來呢。

農夫 你愛睡懶覺，讓我們做活兒。

瑪麗：我累得慌。

農夫：你累什麼？你年紀輕輕的，該是我們一個大助手了。

瑪麗：我看牛看累了，我討厭這樹林子。

農夫：你該生長在有錢人家裏當千金小姐，像我們這樣窮苦操勞的人家引不起你的高興來的。

妻：進來吧，孩子的爸。

農夫：做父母的給你上學反而把你縱容壞了，你不會享清福的。

瑪麗：對了，活在樹林子裏有什麼福可以享呢。噢，我恨透了樹林。

農夫：（聯麗下，入屋。）

妻：來吧，孩子的爸。

農夫：你聽見瑪麗說什麼了吧，她跟我鬥嘴。我自己的家全和我作對。

（妻坡上）

妻：坡上漲水了。

農夫：種種要被沖走了，一切全跟我作對。

妻：你爲什麼不把病牛牽上來？

愛坡 死了，鴻身脹起來了。

(鈴聲)

妻 趕快，愛坡，牛快來了。

農夫 你在果壓着幹什麼？

愛坡 我今天不趕小公牛到場上去了。

(愛坡下，入屋。)

農夫 我完了，他們全跟我作對，全跟我作對。

(農夫下，到棚中去。)

(鈴聲，裘依喊聲；一噓，去，勃林德爾！這兒，孩子，帶着牠們，噓，走，禿臉！噓，這兒，黑珊！你怎麼了？噓，走，噓，走！)

(農夫提着水桶上)

農夫 裘依在幹什麼？

妻 在樹林子裏找牛不大容易。

(裘依上)

農夫 你又睡了一覺了？

婆依：牛已經進棚一個多鐘頭了，還是吃中飯以前沒擠完奶可別怪我了。

婆依：趕快吃飯去罷。

農夫：趕快吃了到棚子裏去。

婆依：要是沒擠完可別罵我。

（婆依下，入屋。）

農夫：我辛苦了一場，想把這一輩子弄得好好的，可是現在我一年年的老了，人家說：「他個倒一點都不關心我。」

農夫：孩子的爸，一切都會變好的。地就快完全平好了。

農夫：地才平了一半。地下長得亂草太多了。吃不飽，餓不死，這就是我們能夠望到的生活。

（農夫攪桶下）

（瑪麗上）

瑪麗：要不要切一點肉呢？

婆依：好。

（瑪麗自掛在長凳上，自一隻袋中取肉）

妻 我來倒洋芋。

（他們在屋外凳上坐下）

瑪麗 媽，今天可真冷，真陰沉呵？

（愛坡上）

愛坡 路真不好走。

（取桶）

妻 你爸在等你。

愛坡 天還要下雨呢。

（愛坡撈桶下）

瑪麗 這兒老是下雨，路上的泥陷人的腳，總有一尺來深。我討厭那些滴水的櫛，還有

四圍那些黑黑的山。噢，我恨冬天，它儘是爛泥、雪水、陰沉和黑暗。

妻 我們應該安分守己，知道滿足。

瑪麗 可是這兒太寂寞，太孤單，四面全是樹林，全是些單調的樹，一些枯死的木頭。

我們離城市生活太遠了。

妻 我習慣了寂寞了，瑪麗，你爸說樹林裏的生活很自由。

瑪麗：我得到什麼自由了？爸祇望我成天成夜的做活兒，什麼地方都不讓我去，也不讓

我跟他談天。我不能老像這樣活下去。我不自由，我不能呼吸。

妻：你爸今兒早晨在生你的氣。

瑪麗：他這一向纏生我的氣，難道我沒把份內的事做好嗎？

妻：你是個好女兒，你爸說話粗，心地是好的。他爲了耕地真够累了。他年紀大了。

瑪麗：他對我們太壞了。

妻：他知道昨晚上海雨着雷雨出去了，他爲這事發愁。你爸是個相信老天爺的人，而且又有人談論青年安台·惠爾生。不，瑪麗，我並不怪你。

瑪麗：那又怎麼樣呢？媽，我不願離開你；不過我想換換環境，離開牛羣，樹林子和圈子裏的泥堆。

妻：你不能這樣打算，我幾時有換過環境呢？十一年來我從沒有換過一口氣，老是擠牛奶，擠奶油，洗漿，劈柴，掃除房簷。對了，有時候還要斫樹枝，燒野火，還要爲你們縫補衣服！我是屠夫，是烘麵包師，又是裁縫——

瑪麗：是的，媽，我知道，我真替你担心，我也替爸爸担心。我替活在樹林子裏的每一個人担心。

婆，可是婆婆又有什麼用呢？

（婆依自屋內上）

快一點，婆依。

婆依，我就來了，給人一點工夫吃口東西。

婆，把你的桶子帶着。

（婆依取桶）

婆依 老頭今兒早晨鬧強得像匹野馬，我受氣受够了。他要再跟我發脾氣，我可要發作了。

（婆依搬籃下）

瑪麗 我們為什麼要生長在這塊荒樹林子裏呢？山把我們鎖住了。媽，你老了，我真想幫你的忙，爸爸也瘦老了，成天的操心。世界不全是這樣可憐吧，媽？

婆 瑪麗，別那樣說，這是不應該的。

瑪麗 我們都像山上的枯樹。

婆 怎麼了，瑪麗？告訴媽；我不會生氣的。

瑪麗 我不能。

「難道你昨晚不是睡安白，惠爾生一塊兒出去的？」

「薄魔，是的。」

「薄魔，我並不生氣。不過我得告訴你，年輕姑娘容易上當受騙。」

「薄魔，他告訴我他到過的那些地方。他到過新南威爾斯，到過昆斯蘭，到過很多大地方。」

「這幫有錢的人們訓練馬匹。」

「薄魔，你將廟神他……」

「薄魔，而且他常到城裡去，城裡難道不比樹林子裡好一點嗎？」

「薄魔，你千萬別相信男人的話。城裡是個罪惡的地方，女孩子在那兒受人騙。還是樹林」

「比那裡好。瞧，愛坡提着桶子來了。」

「薄魔，天真冷，我希望太陽出來。」

「愛坡提桶上。」

「（女人們走到分乳器畔，愛坡放下桶。）」

「（妻將牛乳傾入大桶中，再由大桶中傾入分乳器內。）」

（薄魔搖動器柄）

「妻我並沒把乳脂弄掉，愛坡，站着幹什麼？」

雙坡 老頭兒發脾氣像豬吼。

(受坡下)

妻 瑪麗，你臉發白了。

瑪麗 (沒什麼)。

妻 瑪麗，讓我來做。

瑪麗 (要代她工作)

瑪麗 媽，我沒什麼。

妻 瑪麗，我不怪你，我知道這兒是太寂寞，看不見一個人。

瑪麗 死板板的日子。

妻 我們應該弄天到杜爾家裡去。

瑪麗 媽，隨便便好了。

妻 答應嗎別再去看安台。這醫生了。

瑪麗 媽，媽，我辦不到。我一定要看他。我不看見他簡直就活不

樂。我不相信那個傢伙，你別信男人們的話。

瑪麗 媽，事情已經太晚了。

妻：我要保護你，瑪麗，我不過是提醒你一句罷了。

瑪麗：媽，已經太晚了。

妻：瑪麗，這是什麼意思？你不是指——

（女人們面面相覷）

瑪麗：媽，別趕走我！

（農夫上）

農夫：又鬧著了？

妻：別生氣，孩子的爸。

農夫：我親生的孩子們跟我作對，我還不該生氣嗎？什麼事全讓瑪麗惹起。禿臉把腿上的褲子割斷了。

妻：沒關係。我再找段褲子給你。

（妻下，入屋；瑪麗欲隨下，佛止住她）

農夫：我要問你一句話，年輕的姑娘。

瑪麗：你想知道什麼？

農夫：你昨晚晚上出去過了？

野鷹 沒你的事。

農夫 你偷偷地溜到彌德爾山回裡去過了。

野鷹 去了又怎麼樣呢？

(陽光漸明，茅屋，泥徑，小山上的柑樹約略可見。)

農夫 你面對着我一點也不害羞嗎？

野鷹 不，我不害羞。

農夫 你跟那年輕的安台·惠爾生鬼混。我聽人家說過了。你還能輕嗎？

野鷹 我用不着賴。告訴你，昨天晚上我是見過安台·惠爾生的。

農夫 他可不是漂亮的小夥子嗎？他不是替別人看看馬，到處閒逛，打清白人家女孩子

的歪主意，有錢就喝酒的傢伙嗎？

野鷹 你敢這樣罵安台·惠爾生，我可不同意。我愛看他就去看他。

農夫 我不敢罵他，我會跟着你。要是他動我女兒一根毛，我就槍斃了他。你笑什麼？

野鷹 他是我的男人。

農夫 你說什麼？

野鷹 他是我的男人。

農夫 你怎麼說。

海魔 就是安台。他愛著我，我什麼都不怕。

農夫 你觸怒了上帝，曾遭天打的……別跟我笑，不然我要——

海魔 (瘋狂的) 別碰我，你碰我，我就要你的命。我要走的，你能照顧我的小孩嗎？

農夫 你說什麼？

海魔 你不會照顧我的孩子的。

農夫 一個孩子！天可憐我們吧！

海魔 這是他的孩子。

農夫 胡說——你對我扯謊，海魔。說你在扯謊，我會原諒你的。

海魔 這是真事。

農夫 天呀！你在這兒幹了什麼了呀？弄成這樣！快別讓我聽見你！走開吧，把你那罪

惡的孩子也帶走吧！

海魔 我就走，他現在會在帳篷裡，他會帶我走的。

(幕上)

農夫 我親生的女兒。我為什麼把她養大起來呢？

賽 孩子給爸爸這全是誤會。

瑪麗 媽，我一定得走，我不能待在這兒。

賽 瑪麗，別離開我們。

瑪麗 爸要我走的。再見，媽。

賽 爸並沒有這個意思。

瑪麗 我要告訴您，媽，我不能不走，我不能待在這兒，我必需走。我不怕外面的世界。我在這兒，四面全是枯樹，我反而覺得可怕。他會帶我到遠的地方去的，我現在得走了。

(瑪麗下)

(農夫坐落在木柱上，雙眼發呆。)

賽 瑪麗，回來！

(她跑到牆邊去叫瑪麗，又跑回農夫身畔。)

瞧你幹的事？

農夫 我不明白。我的腦袋裂了。

賽 瑪麗會回來的。

農夫 我心跳得利害。樹林子毀了，我了。

妻 那麗會回來的。

（跑到牆邊叫：「瑪麗，回來！」）

農夫 今天我們得去割草，我們在這兒買不到一袋糶。

（他的聲音和樣子使妻子跑到他身邊）

妻 （急扶他起來）別像這個樣子，你記得五年前樹林裏大火，把什麼都燒光了，籬笆

和草籽都燒了，祇剩下一間屋子。我們把毯子蒙在它上面使它不致着火。

農夫 我記着的，那木柱子打下來，把我的左臂打壞了，一直沒有好全。

妻 孩子的爸，後來我們又重新幹過。

農夫 那一塊山我耕耕過三次了。

妻 現在別喪氣，一切都會變好的。

農夫 他們擠完奶沒有？

妻 就快完了。

農夫 那麗呢？

妻 我就去找她回來。她不會一個人離開我們的。

農夫 她走了，我心疼的女兒，她，還有她那罪惡的兒子都會死在地獄之火裏的。我盡了我的心力了，我為什麼而辛苦呢？樹林子把我毀了，我自己的一輩子也反對我了。我們別便宜了那些小公牛。我要找着他把他斃了。我受不了恥辱。他們全跟我作對。我去拿槍。對，我把他斃了。

(農夫下，入屋。)

妻 孩子的爸，你打算幹什麼？

(她跟他跑了幾步，然後又回過身來跑到牆邊叫道：「瑪麗！瑪麗！你在那兒呀？」)

(稍息)

(屋內傳出一聲槍響)

(妻呆了半晌，尖叫，跑入屋內)

(妻依上。妻來至門畔。)

妻 我的天！趕快，叫瑪麗！

妻 依 離開的鎗？

妻 你爸爸。

裘依 老頭兒又怎麼了？

妻 你爸爸自殺了。

裘依 死了沒有？

妻 那瑪麗！快叫愛坡！我們怎麼辦呢？天救救我們吧！！

（愛坡提桶上）

愛坡 爸爸那兒去了？

裘依 閉嘴，你這沒用的白痴！你不知道老頭兒已經自殺了嗎？

（裘依入屋）

妻 我們被丟下了，瑪麗走了，可憐的父親自殺了。噢，愛坡 他打穿了自己的腦袋

愛坡 （雙眼瞪視）我今天不打算趕那些小公牛趕場去。

（妻急回身入屋。愛坡慢慢地步向柵子。）

——幕——

劃了十字的地方

——美國尤金·奧尼爾

人物：

伊薩·巴德萊船長

乃德·巴德萊 其子

蘇茲·巴德萊 其女

海京士醫師

施勒斯·洪尼——「瑪麗·亞爾」號漁船上之伙伴

凱蒂斯——小船的船長

詹美·卡納加——同船上之叉魚手

景：船長巴德萊的「船艙」——一間依瞭望台的式樣佈置的房間，這房間建立在加利福尼亞河岸的高阜上的一座屋子的頂上。房間內部的一切設備，像航行探洋船隻中的船長艙。左前方有一扇圓窗。往後去是到甲板上去的樓梯。更遠的牆上又是兩扇圓窗。左首後面有一張大理石面的偏桌，桌上安置著一隻船上用的風燈。正中後面有一扇門，門外是通樓下的樓梯。一隻蓋著被單的搖籃靠門右牆邊放著。右首牆上有五扇圓窗。窗下放著一張木長凳。長凳前面放著一隻長桌，桌前有一把直背靠椅，桌左也有一把直背靠椅。地板上鋪著一張劣等深色的地毯。一扇天窗從天花板的中部一直開到後

那，從門前直伸到長桌的左角上方。天窗的橫石端安放着一隻浮動的航行羅盤針。羅盤針的光照在它上面，一直射入房中，把模糊不清的羅盤針黑影投射在地板上。這時間是一九〇八年秋天，一個晴朗有風的晚上。月光從那從這些屋子的角窗中吹進來的風簾動着，疲弱地從圓窗外射進來，轉倦了的塵土，靜靜地細落在地板和桌面上。偶而從下面的海岸邊，帶來了海浪沖擊岩石的、單調的怒吼聲。

幕落後，後面的門慢慢地被推開，乃德·巴德萊的頭和肩伸進門檻，他迅速地向房內四週探望了一下，看見裏面沒有人，才上樓梯，走進來。他向外面樓梯下邊暗處的一個人做了一個手勢說：「上來，大夫。」海京士醫師跟着他走進房間，閉上門，詫異地站在那邊望着他四週的一切。他是個細長個子，三十五歲左右看來很合醫生身份的人。乃德·巴德萊個子高胖而鬆懈；他的右臂齊肩被鋸掉了，當他行動時，右面的衣袖微弱地擺動着；他雖然祇有三十歲，却顯得很蒼老。他的胸部微向後凹，好像担負不起他那蓬鬆着黑髮的大腦袋似的。他的臉是長而骨削的，有一對深凹的鼻眼，大的鼻子，闊大，雙唇扁薄的嘴旁長滿雜亂的硬鬚。他的聲音低而沉，是一種刺耳、尖銳的金屬的響聲。他穿着雨衣，厚絨布褲落在一隻打鞋帶的長靴中。

乃德 大夫，看得見嗎？

海京士（滑稽很不自然，顯出他內心很不安）看——看得見——很清楚——沒關係。

月光很亮……

乃德 真巧。（滯慢地走向長桌）近來他什麼話都不要——祇留了那盞蠟燈。

海京士 他，那一個他？噢，你是說你父親嗎？

乃德（不耐煩地）除了他還有誰？

海京士 祇有點吃驚，困惑地望着他周圍的一切）這是不是想術變成一間船艙呢？

乃德 對！——我已經警告過你了。

海京士（詫異地）警告我？何必用警告呢？像他這樣的怪想頭，不是很自然——而且很有趣的嗎？

乃德（意味深長地）有趣，也許很有趣。

海京士 你說他住在上面——從不下樓嗎？

乃德 這三年來沒有下過樓。我妹妹每天送飯上來。（他坐在桌左的椅子上）大夫，蠟燈上有蠟燈，把它帶過來，你也坐一會兒吧。咱們點個亮。很對不起你，要你到這屋頂上來——不過——這兒沒人聽見我們的談話。而且讓你看那老傢伙的癡勁兒——

讓你明白這種事實——就是這些，事實如此！——所以我們得點光亮，沒有這——這有點像做夢了——全像在做夢了，大夫。

海京士（含笑地把燈提過去）這真是有點鬼氣。

乃德（似乎並沒有聽見這句話）他不會注意到這兒的燈的。他兩眼望着別的地方——往外面那頭望。（他用左臂向海那邊做一個手勢）就算他發現了這兒的亮，那就讓他下來。反正你遲早總會看到他的。（他擦了一根火柴，燃亮了燈。）

海京士 他——在那兒？

乃德（指着上面）在上面船樓上。坐下，朋友！現在——他還不會來呢。

海京士（謹慎地坐在桌前那張椅子上）這樣說來，他把屋頂也佈置得跟船上一樣了？

乃德 我告訴過你了，佈置得像甲板似的。有舵輪，有指南針，有羅盤燈，那兒是上下艙的樓梯（他擡着梯子），一座可以在上面往來巡視守望的船舷，裏是風不大，這時候你可以聽見他在上面——走來走去——鬧上一晚上。（突然低聲地）我沒告訴你說他瘋子嗎？

海京士（像個醫生的樣子）這並不新奇。我到瘋人院之後，附近的人們都那樣說他的。你說，他祇不過是晚上在上面散步而已嗎？

乃德 是的，祇在晚上。（微笑）他想看到的東西白天全看不見——全是夢景。

海京士 那麼他想看到的到底是什麼呢？有誰知道嗎？他說過沒有呢？

乃德 （不耐煩地）朋友，誰不知老頭兒在望什麼呢！當然是那條船了！

海京士 那一條船？

乃德 他自己的船——瑪麗·亞蘭號——這是記念我死了的媽取的名字。

海京士 可是——我不清楚——那條船是早不在了呢？還是——？

乃德 那條船在離開西里伯斯時碰到暴風，全船覆沒，這是三年前的事了！

海京士 （驚奇地）啊！（稍停之後）可是令尊大人還不相信——

乃德 沒有什麼可以使他懷疑的，也沒有什麼可以使任何人不信的了，捕鯨俠約翰·史

老康親眼瞧見那條船翻了身，完全打碎了。這是暴風後二禮拜的事。他們搖了小船過

去記下了那條船的名字。

海京士 那麼令尊大人說過——

乃德 他當然是第一個聽到這消息的人。噢，如果你用意在此的話，他實在早知道這消

息了。（他俯向醫生——緊張地。）他知道這消息，大夫，他知道的——可是他不知

道。他不能——他就這樣昏昏沉沉。

海京士：（不耐煩地）來，巴德萊先生，讓我們你細來研究一下，你該不是拉我上來使事情鬧得更糊塗的吧？我們得研究你說過的種種事實。我知道，一切事實之後，可以在瘋人院裏給他一種同情治療法。

乃德士：（焦急地——降低聲音）那麼你今晚就來把他帶走——是嗎？

海京士：一定的。我走後二十分鐘，再開車來接他去。

乃德士：那麼你知道怎麼樣上來嗎？

海京士：那當然。我記得的。——不過我不知道——

乃德士：我開着大門等你。你一直上來。我妹妹和我帶着他在這兒等你。不過，你知道的，我們兩人全不知道這回事的。有人到官廳裏去告了他——不是我們去告的——是，是有人去告他的。別讓他知道——

海京士：好，好——但是我還不——你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他發瘋嗎？

乃德士：不，沒有。他老是很安靜的——太安靜了；可是如果他知道了這會事，一定會做出許多怪事——一定會鬧事的。

海京士：那麼，我絕不告訴他；不過也許我得帶兩個幫手來——（他深呼吸了一口氣，用實事求是的腔調接着說）現在，巴德萊先生如果不見怪，請你把事情的原原本本告訴

我。

乃德。（搖搖頭——抑鬱地）說來話長——得，現在我就說開了——這就是線索。我爸爸跟他爸爸一樣，是個捕鯨船上的船長。他最後一次去打漁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時他原定出去兩年，可是去了四年才回來。他駕船在印度洋裏打沉了。他和另外六個人擱了一隻小船，划了七天，才到了克齊辟拉谷邊上一座小島上——大夫，那是荒涼得跟陰間似的一座島。捕鯨船上還有那些人從此以後就沒有消息了——全喂了鯊魚了。後來有一隊馬來木船把他們救了，那時跟我爸一塊兒在島上的六個人祇剩了三個，他們一堆四個人全是又渴又餓，不像人樣兒了。他們後來到了非力士哥。（特別加重講調）他們是：我爸；施勒斯·洪泥，一個伙伴；凱蒂斯，一位小船的船長；和詹美·卡納加，魚的夏威夷土人，就剩這四個人——（勉強地笑了一笑）有很多事實可以做你的參考。那時各報上都有這消息——都載着我爸的遇險經過。

海京士：那麼還有那三個亦到了島上的人怎樣了呢？

乃德（頓聲地）也許病死了，也許發了瘋，跳了海。這全是回來的人傳說的。還有一個人睡地裏說他們——也許被殺了吃掉了！不過他們瞎了辮子——完了——這是沒問

題的，這是事實。此外的事——鬼知道。咱們不知道又有什麼關係呢？

海京士（發聲）我想很有關係——有很大的關係。

乃德（可怕地）大夫，我們在談論事實呀！（笑）噢，還有一點事告訴你。我爸把洪尼，凱蒂斯和詹美·卡納加三個傢伙帶回這兒來。那時我們簡直不認得他老人家了。他就像到陰間去避過了。他的頭髮全白了，你回頭會看到的。還有那三個傢伙——也是怪裏怪氣的——你可以說他們全像發了瘋。（他又笑了）大夫，事實可真多。這三個傢伙離此地後我爸就開始做夢了。

海京士（懷疑地）看來——事實還不止這一點兒。

乃德別着急。（他若有所思的說下去）有一天，我爸叫我去，在那三個傢伙面前把他的事告訴了我。他要我做保守秘密的繼承人。他說，在他們上了小島後的第二天，他們在一個小水灣裏發現了一隻蛙爛了，沉在水裏的馬來式船——就像海盜們常用的那種戰船似的。那隻船不知道擱在那兒多久了，船上的人早不知道到那兒去了——那島上竟沒有人的蹤跡。那些卡納加人就到那條船上去——你知道的，卡納加人是能潛在水底工作的水鬼——他們在船裏面找到了兩隻箱子——（他靠在椅背上，冷冷地微笑着）——大夫，你猜是什麼？

海京士（報以微笑）當然是寶貝啦！

乃德（向前靠，仍然地指着對方）對了！你也有這種想頭了！（他又靠在椅背上，枯澀地笑着）哼，對了。沒錯，當然是寶貝。不是寶貝，還是什麼呢？他們把箱子搬上了岸——你也可以想到其它的事了——金剛鑽，綠寶石，黃金的手飾——當然很多——。既然是做夢，幹什麼不多說一點呢？哈哈！（他像自嘲似的機笑着）

海京士（很感興趣地）後來呢？

乃德：他們就發了瘋——什麼肚子餓，口乾，和睡覺——全忘乾淨了。噯，他們忘了很多的事，在那時候能忘記了別的事當然是很幸福的。可是我告訴我，他說他們那時候却想到要做另外一件應該做的事——大夫，你想是什麼事，再猜一下看。哈哈！

海京士 把寶貝埋起來

乃德（飄飄地）這不是很簡單嗎？哈哈！他們埋好了之後就畫了一張地圖——瞧，這還不是跟過去的夢想一樣——趁用炭條畫了，由我爸保存的。後來，我剛才告訴過你了，他們就像瘋子似的被一些馬來人救了出來。（他的聲調又變成沉靜而深沉）可是，大夫，那地圖倒是真的。我們現在又回過來討論事實了。（他從衣袋裏拿出一張圓繙了的紙）瞧。（他把它攤在桌上）

海京士（很注意地斜着頭頂）天！這真有趣。我想，寶貝是埋在……

乃德 現在到了十字的地方。

海京士 是這兒，這是簽字，這是什麼記號呢？

乃德 這是詹美·卡納加註的押。他不會寫字。

海京士 那下面，那該是你畫的押吧？

乃德 對了，我是保守他們秘密的繼承人。我們是在瑪麗·亞蘭號出發去把寶貝帶回來。那天早晨一塊兒簽字的，我爹把這屋子裝飾得跟瑪麗·亞蘭號一樣。哈哈！

海京士 他現在還在找那隻三年前失了蹤的船嗎？

乃德 對了，就是那隻瑪麗·亞蘭號。還有那三個傢伙坐那條船走了。祇有我爹跟這三個伙伴，還有我——他們的繼承人，才知道那座島大概在哪個地方。它在……（他舉起片刻，繃繃眉）沒關係。我得保守這瘋狂的祕密。我爹當時想和他們同去的，可是我媽那時快死了，他走不開，我又不肯去。

海京士 這樣說來，你也想去？你那時也相信真有這批寶貝嗎？

乃德 當然，哈哈！我怎麼能不那樣想呢？直到我媽死後，我才不相信這事了。而他瘋了，簡直瘋了。他造了這艘「船」——在這裏面等——而且時間一天天過去，他疑心我慢慢地不相信他的話了。所以，後來他給我一件他暗藏着的東西——那是寶貝藏

面的一隻項圈。哈哈！你瞧！（他從袋中拖出一隻重的，鑲着石子的銅圈，丟在桌上燈前。）

海京士（很好奇地把它檢起來——像忘了自己似的）這真是寶石的嗎？

乃德 哈哈！你也會相信了。不——石子配黃銅——這是馬來人的裝飾品。

海京士 你讓人聽別過了嗎？

乃德 是的，我做過傻瓜了。（他把它收在袋子裏，搖搖頭，像是拋却了一個重但似的。）現在你明白他爲什麼發了瘋——老等着那條船——你該明白我爲什麼請你來把他帶到安全的地方去了。用這房子來抵押那隻船價的抵押期已過了。我跟我妹妹都得搬出去了。我們不能帶他走。妹妹快嫁人了。也許爸爸不見海之後會……

海京士（安慰他地）我們得好好處着想。我完全了解你的地位。（他含笑地站起來）謝謝你講了這樣一個有趣的故事給我聽，此後他要是爲寶貝發瘋的時候，我知道怎麼騙他，勸他了。

乃德（重複地）他總是很安靜——太安靜了。他祇是蹣跚來蹣跚去——守學着——

海京士 好了，我得走了。你想最好今天晚上帶他走嗎？

乃德（近於懇求似地）是的，大夫。鄰居們——他們離這兒不近，可是——爲了我好

妹——你明白我的意思的。

海京士：我知道。像這種事——一定很使她難過的——好吧——（他走向門那邊，乃德爲他開門）我馬上就回來。（他步下樓梯）

乃德（很急地）大夫，可別說我們——直上樓來好了。我們在這兒等你。（他開上門，腳尖着地輕輕地走到樓梯那邊去，上了幾級樓梯，站在那邊靜聽樓上的聲響，片刻，於是走到桌子那邊去，把燈擦得很暗，坐下來，把手腕擦在桌子上，托着下巴，呆呆地望着前面。後面的門慢慢地開了。乃德聽見後面輕微的聲響，跳了起來，發怒地叫道）誰？（門大開，出現了蘇荻·巴德萊。她進房之後，關上了後面的門。她是個二十五六歲，高瘦身材的女子，深紅的頭髮襯托出她那張慘白、憂愁的臉。祇有這一叢頭髮是她全身一點鮮明的顏色。她雙眸發青；一對聰明的發藍的大眼睛變得灰弱無光。她的聲音低而頹喪。她披着一件暗色睡衣，跟一雙拖鞋。）

蘇荻（站在那邊，望着她哥哥，抱怨地）是我。你怕什麼？

乃德（轉過眼來，又坐倒在椅子裡）沒什麼。我不知道是你——我以爲你在你房裡呢。

蘇荻（走近桌子）我在房裏看書。聽見有人下樓出去了。那是誰？（突然驚怖地）那

不會是——是爸吧？

乃德 不，他在樓上——在瞭望——跟平常一樣。

蘇荻 一面坐，一面說——那是誰呢？

乃德 （閃避地）一個男人——我認得的。

蘇荻 那一個男人？他是誰？你瞞着我什麼似的。告訴我吧。

乃德 （傲然地抬起眼來）一位大夫。

蘇荻 （驚訝地）喔——（直覺地感到了）你帶他上來過了——你想瞞着我！

乃德 （閃避地）不。我帶他上來看看這許多東西——跟他談談爸的情形。

蘇荻 （生怕得到她意料中的答案似的）他是不是那個——從瘋人院來的嗎？喔，乃德

，你沒有……

乃德 （打斷她——粗暴地）得了，得了！安靜一點。

蘇荻 這該是——該是最後的怕人的事了。

乃德 （傲然地）為什麼？你老這樣說。世界上還有比這些事更怕人的嗎！我相信——

把他帶走，把他帶到望不見海的地方，也許他還會好一點。他會忘掉守望那條破船回來的瘋念頭，也會忘掉那根本沒有的寶貝的。（像想使自己相信似地——熱烈地）我

相信這一定可能的！

蘇荻（抱怨地）你不該這樣，乃德。你難道不知道，他離開海會活不下去的。

乃德（尖酸地）你難道不知道史密斯那老傢伙要這屋子嗎？難道這也沒有關係嗎？我們付不出錢。他昨天來跟我談過了。怎麼說——他硬說這屋子是他的了。他語氣之中簡直把我們當房客似的，真混蛋！他發誓說他馬上要這屋子，除非……

蘇荻（焦急地）除非什麼？

乃德（冷酷地）除非我們把爸搬走。

蘇荻（苦痛地）喔！那爲什麼，爲什麼呢？爸干他什麼呢？

乃德 那和他的房產價值有關——我們的房子已經是他——是史密斯的了。鄰居們都害怕。他們晚上從城裏回來要經過這兒。他們看見老頭兒在上面走來走去——向天伸着兩臂那樣搖着。他們害怕。他們都在埋怨。他們說爲老史自己打算，最好把他搬走。他們還說這屋子鬧鬼，老史生怕損了他的房產，他怕老頭兒會放火燒房子——做這些

瘋事……

蘇荻（失望地）你難道沒有向他們說明這種種想頭未免太無聊了嗎？爸是很安靜的，

爹一向是很安靜的。

乃德 他們一味不信。他們害怕，跟他們去說明不是白廢勁？（蘇荻以手掩面） 片刻

乃德沙頭地低語道）有時，連我都害怕呢。

蘇荻 喔，乃德！你怕什麼？

乃德 （粗暴地）喔，怕他，怕他唾喚着的那片大海！怕那我小時候他逼我去航行的該死的海——那奪走我的手臂，使我變成這樣一個廢物的海！

蘇荻 （辯護地）你自己運氣不好——你不該埋怨爸。

乃德 把我從學校裏拉出來硬裝在船上的難道不是他嗎？照他那樣打算，我現在頂多也只能變成一個滿肚廢料的老粗冰手罷了。不。我不該怪打斃了它，那奪了我的手臂又把我送回岸上的海——我祇怪，這是他不好！

蘇荻 （抽咽地）乃德，你太狠心，你太沒良心了。事情已經過去了好久了。你還慮不慮了嗎？

乃德 （尖酸地）忘掉！虧你說出口來！詹姆航海回來之後，你馬上嫁給他老了，你將來還有活路——像媽似的做個船長太太，你該快活了。

蘇荻 （祈求地）乃德——你跟我們一塊兒——還有爸——然後我們——

乃德 你願你年輕的丈夫担負一個瘋子和一個廢物的生活嗎？（可怕地）不，不，我不

跟你們一塊兒。(反駁地)也不能讓他和你們一塊兒！(突然意味深長地)我得留在這兒。我的稿子已經寫了四分之三……這本稿子會給我自由的。我相信我得在這兒寫完它，我在這兒想出它的，我到別處去就會忘了它。(直瞪着她)所以，那怕是她獄中，我也得在這兒待下去！(蘇荻失望地哭泣着。片刻，他繼着說……)老史說我可以不出房錢永遠住在這兒替他照顧房子……紙要……

蘇荻 (害怕地——輕聲低語) 祇要什麼？

乃德 (攬着她——粘聲地) 祇要我能把老頭兒弄出去……送他到不害人不害己的地方去。

蘇荻 (十分吃驚地) 喔，乃德，使不得！你得看着死去的媽份兒上。

乃德 (爭辯地) 我又沒有那樣辦，你幹什麼那樣瞪着我呢？

蘇荻 乃德！乃德！千萬看媽的份上！

乃德 (發怒地) 得了！得了！她早死了……早閉上嘴了。你還想把媽受够了苦的鬼魂拉來受她嗎？

蘇荻 乃德！

乃德 (又住自己的喉嚨，像要逼出什麼來似的——粘聲地) 蘇荻！可憐——我吧！)

他妹妹害怕地望着他。奧密斯說他願出兩千現款收買這座屋子。——而且，我住在這兒替他照顧屋子，不要我的房租。

蘇荻（責罵地）兩千！怎麼了，算清了抵押費，這屋子還得值

乃德 這不是值不值的問題。這是爲了現錢……有了現錢我可以還債，可以自由了！蘇荻 所以他一味兒要趕爸爸走，真該死！他該知道爸爸定下的遺囑。

乃德 把屋子傳給我。對了，他知道的。我告訴他了。

蘇荻（迷惑地）啊，男人們多麼卑鄙呵！

乃德（勸導似地）如果能拿到現錢——我說，要是真能拿到現錢——那樣我得一半，

另一半作爲你的嫁奩。這很合理。

蘇荻（吃驚）賊贓！你想我會要嗎？

乃德（勸導地）這是很合理的，我得分給你。

蘇荻 我的天，乃德，你是想賄賂我嗎？

乃德 不，你應該分到這份錢的。（勉強地笑了一笑）你該記得我還是那批寶貝的繼承

人，我應該慷慨一點的。哈哈！

蘇荻（吃驚）乃德，你太怪了，你得了病了，乃德。你要是好好的就不會這樣胡說八

道的。呢，我們——你，爸和我——都得離開這兒！讓奧密斯來吧。我們除了鑽錢鑽押費之外還可以拿到一批款子；我們可以搬到小一點的屋子裏去……要麼海的，爸這可以……

乃德（可怕地）還可以跟我玩這套瘋把戲——對我說夢話——指着海——用這些粉片子來跟我開玩笑！（他從袋子裏取出項圈，把它丟在屋角裏，發怒地咆哮：）不！不！現在再不能做夢了。現在不能再做夢了！我今晚要把這些夢忘掉乾乾淨淨——永遠忘掉乾淨！

蘇以（望着他，突然覺到她所害怕的事就在眼前了——把頭俯伏在她伸張的兩臂上，悲從中來。）那麼——你那樣辦了！你出賣了他，你出賣了他！喔，乃德，你該挨人罵的！

乃德（很可怕地望了望頂上的屋頂）噓！你說什麼？他走了——離開了海他會好的。蘇以（悲忿地）你出賣了他了。

乃德（生氣地）不，不！（他從袋中取出地圖）聽着，蘇以！看老天面上，你聽我說吧！瞧——這是那小島的地圖。（他把它攤在桌上）還有那寶貝——在那劃了十字的地方。（他語無倫次地）我這些年來把它帶在身邊，這難道還不夠嗎？你不知道這當中

的意思。這在我和我欠的債中間有關係，這和我的生命有關係——這使我發瘋！他要我跟他一起等着，望着——等着，望着——一天又一天。這使我懷疑自己的頭腦，欺騙自己的眼睛——就等着望完了——即使我知道了這些全是夢之後——我還是不能忘掉它。（他抬頭睜望）老天可憐我，我還相信着的！而這是發瘋，發瘋，你聽見沒有？

蘇琪（害怕地望着他）因此你就恨他了！

乃德 不，我不——（突然發狂地）是的，我恨透了他！他在嚼我的腦筋！你難道看不出我在想使自己忘了這些怪事——想治好他的瘋病嗎？

蘇琪（惶恐——柔和地）乃德！別那樣！你說話倒像你是……

乃德（狂笑）倒像我是瘋了，是不是？對了，你沒錯——可是今後我不再瘋了！瞧！

（他去了燈罩，燒着了手中的地氈。當他上燈罩時，燈閃了幾下，熄了。他說話時他們瞪着望那張燃燒着的紙。）瞧我如何變好吧。而現在，像大夫說的，研究一下事實吧，我瞞了你。他是瘋人院裏來的大夫。瞧，地氈燃着了！這個有毒的瘋病診好了。是的，我撒了謊——瞧——它燒完了——最後一點火光——另外剩下的一張地氈已經讓施勒斯·洪尼帶到氈底去了。（他把氈扔在地上，用腳踐踏）。滾你的！我到底

巴德萊（搖頭要她不说）不關你事，阿寶，沒你的事。你是你媽媽的人。

乃德（慘然）爸……你以為……我……

巴德萊（可怕地）你在扯謊，瞧你對賊眼！我看出來了。我咒死你！

蘇琪 爸，懲別——

巴德萊 娃兒，別管我。他相信，是不是？可是他不是變了心了嗎？……他嘲笑我，說我扯謊……他還嘲笑自己，說他像傻瓜似的相信了這些夢。哼，他們都說這是夢。

乃德（試探地）爸，你錯了。我相信他的。

巴德萊（勝利地）嗯，現在你相信了！誰會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乃德（感到神秘了）自己的眼睛？

巴德萊 那麼難道你沒有看見它？你沒聽見我招呼嗎？

乃德（困惑地）招呼？我聽見你叫了一聲……可是招呼什麼呢？你望見了什麼呢？

巴德萊（微笑）嚇，猶大，這是你的報應。（爆發地）你這瞎眼的傻瓜，瑪麗亞爾說

從南海回來了，我說它一定會回來的！

蘇琪（想勸慰他）爸！安靜點。沒有那回事。

巴德萊（沒注意她，眼發狂似地瞪着兒子的眼）半小時以前——瑪麗亞爾說來了，

「在據岸了，我說它一定要回來的……孩子，你出賣了我，現在要後悔可來不及了，太晚了！……我招呼它那時候，它正在下錨。」

乃德（呆住了，呆瞪住他父親的雙眼）瑪麗·亞蘭，你怎麼認出來的呢？

巴德萊（連我自己的船都認不出了！）你才瘋了！

乃德（天黑了……也許是別的漁船……）

巴德萊（不會的！在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是瑪麗·亞蘭號。還有，你記得我跟施勒斯·洪尼約定進港時用的信號嗎？）

乃德（緩慢地）前桅上掛一盞紅燈和一盞綠燈。

巴德萊（得意地）你倒往外面瞧瞧看！（他走向左前方的圓窗邊）你在這兒可以瞧得很清楚。（命令式的）你信不信自己的眼睛呢？瞧清楚了之後再說我發瘋吧！（乃德往圓窗外望了一眼，吃驚地退了回來，臉上現出發呆的表情。）

乃德（緩慢地）前桅上有一盞紅燈和一盞綠燈。對了——清清楚楚的。

蘇茲（吃驚地望着他）我瞧。（她走向圓窗）

巴德萊（高傲得意地向他兒子）噯，你現在瞧清楚了——可也太遲了！（乃德瞪着他發呆）我在樓上還瞧見洪尼，凱蒂斯和詹美卡尼加他們站在甲板上抬頭望着你呢，來！

（他踏上樓梯，乃德跟着他上去。蘇荻從圓窗那邊轉過頭來，臉上現出又驚又惶惑的樣子。她憂愁地搖搖頭。上面傳來巴德萊的喊叫：「瑪麗亞蘭，啊呵！」乃德似乎也叫了一聲。蘇荻以手抵面，抖索。乃德下樓梯來，兩眼直視。）

蘇荻（突發地）乃德，他今晚更壞了。你這樣哄哄他倒是對的。祇有這樣才是辦法。

乃德（野蠻地）哄哄他？你這是什麼意思？

蘇荻（指著圓窗）乃德，那邊什麼都沒有。港裡並沒有船兒呀。

乃德 你瘋了——還是瞎了眼？誰都能清楚地看到瑪麗亞蘭。亞蘭就在那邊，遊盪着紅綠燈。當信號呢。那些瓜造謠說它沉掉了。我也做了傻瓜了。

蘇荻 可是，乃德，那邊什麼都沒有。（她又走向圓窗那邊去）瞧，那裡有船影兒？

乃德 我早瞧見了！在樓上看得清清楚楚的。

（背轉向她，回到桌旁椅上坐下。蘇荻跟着他，向他解釋。）

蘇荻 乃德！你得靜下來——你太興奮了，你在發抖呢，乃德。（她輕輕地撫拂他的前

額）

乃德（粗暴地推開她）你這瞎了眼的蛋！

（巴德萊走下樓梯，他揭臉充稱欣喜的表情。）

巴德萊 他們下了一隻小船——三個人——洪尼，阿凱，和詹美·卡納加。他們正向岸邊搖呢。我聽見艇聲了。聽！（稍停）

乃德 （興奮地）我聽見了！

蘇以 （坐在他哥哥旁邊一張椅子上——警告地低聲說）乃德，你聽見的是風聲和浪聲呀！

巴德萊 （突然地）噓！他們上岸了。我猜到他們總有一天會回來的。他們現在要到這兒來了。

（他出神地站著。乃德傾身向前。風聲和浪聲突然停止，寂靜如死。一條濃密的青光有節拍地來回閃動，像流入屋內的液體——像一條微光流入汪洋中似的。）

乃德 （抓住他妹妹的手——吃吃地）瞧，光變了；青而亮！（他顫抖）在深海裡似的！我沉在海裡面很多年了！（瘋狂地）救救我！救命！

蘇以 （安慰地撫摸他）乃德，那是月光，它沒有變過。靜一點吧；什麼都沒有。

（青光越來越深沉了）

巴德萊 （單腳地）他們走得很慢——很慢。箱子很重，很重。哈！他們在大門口了。你聽見沒有？

乃德 （跳起來）我聽見了！門是打開的。

巴德萊 打開等他們來的嗎？

乃德 等他們的。

蘇荻 (恐怖地) 噓！

(樓下傳來很重的開門聲)

乃德 (興奮地向他妹妹) 來了！你聽見沒有？

蘇荻 是風聲。

乃德 那兒有風？

巴德萊 他們上來了！上樓來了！箱子很重——很重！

(赤脚走在地板上的聲音從底下傳上來，上樓梯了。)

乃德 你該聽見了吧？

蘇荻 那不過是耗子在跑。乃德，沒什麼。

巴德萊 (跑向門，推開它) 進來，孩子們，進來！歡迎你們回來！

(施勒斯·洪尼，凱蒂斯和詹美。卡納加三個影子寂靜地上升，進了屋子。後面兩個人拎着兩隻裝了東西的箱子。洪尼是個鸚鵡嘴鼻，四方臉的老頭兒，穿着棉褲，上衣扯碎了，露出毛森森的胸脯。詹美是個高大，棕銅膚色的青年卡納加人，他祇穿了一

件單衫。凱蒂斯個子矮胖，穿着印第安土布上衣，纏的白手腕上沾滿了鐵鏽。三人都赤着腳。水潑潑地從他們濕透了的衣服中滴下來。他們被散着的頭髮上面掛着海藻；眼睛沒神地瞪着青色的光；身體像被深海的水壓過似地，神經質地，有節拍地搖晃不定。）

乃德（走前一步）瞧——（瘋狂地）歡迎，伙計們！

蘇以（抓住他的手臂）坐下來，乃德。什麼都沒有，鬼都沒有一個。爸……您坐一會兒！

巴德萊（向三人微笑，以指向嘴）別在這兒，孩子們，別在他面前開箱子。（指其子）他現在沒權分受了。來，寶貝是我們的。我們大家分吧。來！（他走向樓梯，三人隨着他。在樓梯腳下，洪尼攔住他，交給他一張紙。巴德萊收了紙，笑着。）沒錯，談這樣對付他的——（他發瘋。三個影子晃着跟他上去。）

乃德（瘋狂地）站住——（他掙扎地奔向樓梯）

蘇以（想拉他回來）不，乃德——爸，回來！

乃德（他攔住了她，奔上樓梯，推敲着滑板，這滑板像是關掉了。）

蘇以（瘋狂地——奔向後面的門）救人呀！救人呀！（當她奔近門口時，海京士醫師

匆匆地走上來。）

海京士（吃驚地）喂，小姐，出了什麼事了？

蘇苒（抓住他）我爸爸……在上面！

海京士 我瞧不見……我的手電呢？唉。（他用手電照着她受驚的臉，然後再向屋內照了一週。青色的光不見了。又傳來了風聲和浪聲。明亮的月光從圓窗內瀉進來。海京士跳上樓梯。乃德還在那邊推敲。）喂，巴德萊，讓我來。

乃德（下梯——茫然地望着醫師）他們上了鎖，我上不去。

海京士（向上望——驚異地）巴德萊，你怎麼啦？門是開着的。（他上樓）

乃德（警告似的）留神！当心他們！

海京士（在上面向下叫道）他們？那一個他們？這兒一個人都沒有。（突然地——驚呼）來人呀！來幫個忙呀！他暈倒了！

（乃德緩緩地上去。蘇苒走過去燃亮了燈，帶了燈急忙地走到樓梯腳邊。上面傳來一種掙扎搶動之聲。他們抬了巴德萊的軀體下來。）

海京士 現在好辦了！（他們把他安置在後面的睡椅上。蘇苒把他放在睡椅旁。海京士翻身聽了聽他的心臟，然後抬起身來，搖搖頭）抱緊得很……

蘇荻 (悲感地) 死了？

海京士 (點頭) 大概是心臟衰弱死的。(想安慰她似地) 也許這樣還好一點，如果把他帶到我們那兒去……那怕會更……，你說是不是？

蘇荻 (又揉雙手) 呢，乃德，安靜一點！他已經死了。(哀求海京士似地) 懇請走吧……走吧。

海京士 還有要我幫忙的地方嗎？

蘇荻 請走吧……(海京士僵硬地一鞠躬，退。乃德仍着了魔似地，慢慢地移近其父尸體。)

乃德 你方才可看見洪尼送給他什麼東西沒有？

蘇荻 (噙泣) 乃德！乃德！走開一點兒吧！別碰他，乃德！走開一點！(但其兒不睬她，走向父尸，盡力扳開其父抓緊之手拍，拖出一團紙來。)

乃德 (得意地舉着紙，晃搖着手臂叫道) 瞧！(他灣身就燈光下展開那團紙) 那座島的地圖！瞧！到底還是我的！我還有發財的機會！——獨個兒發財的機會呢！(瘋狂、莊嚴、決斷地) 賣了房子後我就走——去訪那批寶貝！瞧！爸在地圖上註得清清楚楚地：「寶貝埋在劃了十字的地方。」

續賞

(以手掩面，廢泣地) 喔！天！得了吧。乃德！得了吧！

——幕下——

母性的愛

——瑞典·奧古斯德·史特林堡

人物：

母親

一個女化粧師

女兒

李絲

母親和化粧師在吸着雪茄，喝着烈性的啤酒，玩着紙牌。女兒正靠窗坐着，焦急地向外望着。

母 來吧，海倫——該你發牌了。

女 噢，像這樣好的夏天，就少讓我玩牌吧。

化粧 對了，對媽說話總要這樣親熱才好。

母 別像那樣坐在平台裏讓太陽曬着了。

女 這兒太陽並不厲害。

母 好吧，這兒還留着一杯酒。（對化粧師）該你發牌了，親愛的。好！

女 今天早晨我能不能和別的女孩子們一塊兒出去洗澡呢？

你得記着，該和媽一塊兒去。

女 嚶，媽，那些女孩子們都會游泳，你又不會游泳。

母 不管會不會游泳，孩子，你得明白，要出去總得跟媽在一起。

女 我還不明白這一點嗎？我已經懂得一點簡單的事了，這些話我都聽厭了。

化粧 這樣正見得海倫的媽是那樣仁慈，總是那樣的好。對——對，沒問題。

母 （伸出手向化粧師）奧格斯，謝謝你的誇獎，別的不管——那——可是我總是個心地軟的媽，這是憑良心說的。

女 這樣看來，我用不着請您答應我想下去和別人玩網球了？

化粧 不，不，小姐。女孩子別對媽說挖苦話，女孩子對她最親最近的人不樂意的時候，那怕開一點小玩笑也不對的，這是說要是她不能出去跟別人一塊找快樂時，她別說些玩笑話來使大人心裏更加難過。

女 是的——是的。我早知道這一大套了，我早知道了。

你又在使人不高興了，我點正當事幹幹，別像那樣懶坐在那兒。你已經是個大姑娘，我既然大姑娘了，在爲什麼還老把我當小孩子看呢？

「因為你的舉動像個小孩子。」

女 您不該對我生氣——是您自己變成我這樣的。

母 瞧，海倫；我想你真長得太美一點兒了。瞧，你是在跟誰說話呀？

女 跟兩位說話。

母 你該不是想把有些事瞞着媽吧？

女 也許是的。

母 化粧，好不害臊，小傢伙，你對媽這樣不客氣。

女 好了，讓我們別老是這樣囉囉開開的，來，做點有味兒的事吧，爲什麼不過來把你

担任的那部份劇本唸給我聽呢？

女 經理說我不能對誰唸，因爲我一唸，就會把原意弄錯了的。

母 唔，我知道了；這就算對想幫你忙的人說的話。是了，是了！我做的是蠢事。

女 那麼誰讓你做的呢？你自己做錯了事，又爲什麼要怪我呢？

母 化粧，你當然想指出你母親是沒受過教育的了？哼，好隨便！

女 你說我想嗎，姑媽，不是那麼一回事。我想我是媽教錯了，我就得重新來過，我不

願失業。人都不願自己遭遇許多困難的。

母 我知道了，你現在是要讓人知道我們是靠你生活的。可是你知道你究竟欠了你姑媽多少呢？你不知道你那背時的爸把我們丟下時，全是她照顧我們的嗎？——是她照顧我們的，所以你欠了她一筆還不清的債——你一輩子都還不清的，你知道嗎？這些事你知道不知道呢？（女兒不作聲）你知道嗎？說呀！

女 我不說。

母 你，你真不說，真不說嗎？

化粧 阿米里，別生氣。讓隔壁鄰居聽見了當笑話談，你管你去吧。

母 （向女）穿上衣服出去溜躑躑。

女 我今天不想出去躑躑。

母 三天來你老是不願陪媽去躑躑。（回想似地）怎麼會的——海倫，到平台外面去。

我要跟姑媽談句話。

（女走到平台外面去了）

你想會不會呢？

化粧 什麼事？

母 她會不會是知道了什麼了呢？

化粧。那不會的。

母 不過當然也會的。我真猜不出誰會不留意地對她說。我有個侄子，直到三十六歲才知道他父親是自殺的，海倫近來變了，她心裏一定有事。過去八天中，我瞧出她不願跟我一塊溜溜。她祇檢淨僻的路走；有人過來，她就躲到別地方去；說話也怪不自然的。這當中一定有點蹊蹺。

化粧 要是我沒弄錯你的意思的話。你是不是說她討厭她媽所處的社會？ 她親生媽

所處的社會呢？

母 是的。

化粧 不會的，要那樣可太壞了。

母 好，我再告訴你更壞的事吧，你怕不會相信的。當我們上這兒來的時候，在船上碰到她許多朋友，她全沒有替我介紹一下，你不會相信的吧？

化粧 你知道我怎麼想嗎？她碰到一個人，那個人是上禮拜到這兒來的。來，我們祇要到郵局裡去打聽一下有什麼新到的人沒有。

母 對了，就這樣辦。喂，海倫，你在家看看一會兒，我們到郵局去轉一下就回來。

（女由平台回入）

女 好的，媽。

母 (向化粧師) 這些全像我從前夢到過似的。

化粧 是的，夢有時會變真的。——我知道的。——只可惜好夢卻不會變真的。

(由右手下)

(女向窗外點一點頭；李絲進來了。她穿了一身全白的綢球衣。戴一頂白帽子。)

李 她們全走了吧？

女 走了；可是馬上就要回來的。

李 那麼你媽說了些什麼呢？

女 我簡直不敢問她，她脾氣壞透了。

李 可憐的海倫！那麼你不能和我們一塊去遠足了？我真望着你去，我真喜欢你。

(吻她)

女 你不知道，自從我認得你，到你家裡去過之後，親愛的——像我這樣一個一輩子沒有碰到過一個好人的女孩子，心裡真有說不出來的感想。你想吧，這對我會引起什麼樣的感想。我直到如今，就住在一個空氣很壞的泥洞裡，常有許多陰沉神秘的人們進進出出的，張張望望，嘈吵有關；我在裡前從沒有聽到過一句好話，更沒人關心

我，他們就把我的靈魂當囚犯似地看守着。哦，我不該這樣地說媽，可是這真使我傷心呵！你會瞧不起我的。

李 一個人不能老爲父母打算的。

女 是的，可是你得爲他們受罪。別人常說一個人和他父母一起活了一輩子，還弄不清他父母是什麼樣的人的。別人的話雖然在耳邊轉，信不信當然由我，不過我聽得太多了。

李 (不安地) 你聽見什麼沒有？

女 聽見的，三天前我在浴室中洗澡時，聽見外面有人在談着媽的事。你知道是什麼？

李 別理會這些。

女 他們說我媽過去是很浪漫的！我不信；我現在都不信這話。不過，我感到這是真的；確切一點說——很有點像，我感到耻辱——和她一塊兒走都是耻辱，因爲人們都瞧着眼望我們——向我們翻白眼。這太可怕了。可是這是真的嗎？你以爲是真的嗎？

李 外面有很多不相干的謠言——我不知道事情是怎麼樣的。

女 不，你知道——你一定知道一點的。你不願告訴我，謝謝你；好在你帶不講我心裡總是難過的。

李 我可愛的朋友，把這想頭打消了，跟我們一塊回家去——你會和我家裡人相處得很

好的。我爸今天一早回來了。他問起你，想見見你——我告訴你吧——他已經寫信

給他，提起過你了——還提到葛哈德表哥，因為我想——

女 是的，你——你有爸，我很小很小的時候也有個爸爸的。

李 後來，他怎麼了呢？

女 媽老說他是個壞蛋，他丟下了我們。

李 是真是假誰也不知道，不過——我說，如果你現在到我家裡去，你會碰到帝國劇院的導演的，也許還可以談到簽合同的事。

女 你說什麼？

李 啊，喔——是這樣的。他對你很有好感——我是說葛哈德——我竭力使他對你發生

好感，你也知道許多枝枝節節的小事往往會決定一個人的一生的；像個人訪問，像在適當時機時好好的推荐——好了，爲了你自己的事業，你不能再拒絕了。

女 喔，親愛的，我本來就願意去的，你是知道我的；可是我出去總得和媽一路。

李 爲什麼？你說得出個道理來嗎？

女 我說不上道理來。我小時候媽就教我這樣說的，現在就像生了根了。

李 她讓你發誓那樣說嗎？

女 不，她用不着那樣，她感說：「你說！我就說了。」

李 你是不是以為要是你離開她一兩個鐘頭就是欺騙了她呢？

女 我怕她不會放過我的，因為我在家裡待着，她還老找我的錯差；而且我更不敢到她

不准我去的人家裡去。

李 你想她會去看我們的嗎？

女 不——我從沒有這樣想過。

李 要是你將來嫁給別人了呢？

女 我永不嫁人的。

李 這也是你媽教你這樣說的嗎？

女 噢，是的：她常教我防備男人。

李 也得防備已經結了婚的男人嗎？

女 也許。

李 海倫，瞧，你真得釋放一下。

女 唉！我不想成個新女性。

李 不，我的意思是你得離開這種依賴性的地位，因為它會使你一輩子不快活的。

女 我怕自己辦不到。你想，我從小就懷婚約束着的！我不敢有她所沒有的想頭，不敢有她所沒有的希望。我明知這是吃虧的，明知這對我的前途有妨害，可是我沒一點辦法。

李 要是有一天你媽去世了，你就得一個人活下去。

女 我想是那樣的。

李 可是你沒有伴侶，沒有朋友；誰也不能那樣孤另另地生活着的。你得找一點可靠的靠山。你沒有戀愛過嗎？

女 我不知道。那樣的事我想都不敢想，媽簡直不讓年輕男子靠我一下。你是不是想到這些事的呢？

李 是的。祇要誰喜歡我，我不會使他失望的。

女 你大概曾和你的葛哈德表哥結婚的。

李 不會的，因為他並不愛我。

女 他不愛你？

李 不愛我；因為他喜歡你。

女 我？

李 對了，——他讓我來問你，他能不能來看望你。

女 到這兒來？不，不可能的。而且，你想我會妨害你嗎？我怎麼能把你這樣美，這樣好的人推開呢。（拿起李絲的手）多美的手！多美的手腕！我們一塊在浴室裡的時候，我瞧見你那雙腳。（跪在坐着的李絲前面）一雙沒有一片壞腳指甲的腳，每個腳指都長得挺美的，就像小孩的手似的。（吻李絲的腳）你是屬於貴人之伍的——你跟我，是截然分開的兩個階層。

李 得了，得了，別說呆話了。（起立）要是你知道我是——不過——

女 而且你又美，良心又好；我們站在底下的人，總是抬起頭來望着你，你的容貌那樣的前清秀，沒有一點辛勞的細紋，沒有一條羨慕和妒忌所劃上的可恨的細紋——

李 瞧，海倫；我想你真是在對我發瘋了。

女 是的，我是瘋了，我希望，就像小草想變成牡丹那樣，有一點像你的地方，所以我總把你當作自己的榜樣看，在你身上找到一點我願意有，而辦不到的東西。去年夏天你像天仙那樣輕巧地走近了我；現在，秋天來了；後天我們就要回城裏去了——以後我們就不通音信了，——我們不該再通音信了。因為你，親愛的，你永遠拉我不上去，

而我會把你拉下來的——我不願那樣辦！我要你站得高高的，離得遠遠的，別讓我見到你一點缺點。再見吧，李絲，你是我第一個、唯一的知己。

李 鬆了，够了。海倫，你知道——我是誰嗎？好——我——是你的妹妹。

女 你——這是什麼意思？

李 我們是同一個父親生的。

女 而你是我的妹妹，我的小小妹妹？可是我爸爸是怎麼樣一個人呢？當然他是個船長，因為你爸爸是個船長。我多厭呀！可是後來他又結婚了。他待你好嗎？他待我媽很壞。

李 你不明白這當中的事，可是你發現一個小小妹妹——也不是一個什麼了不起的人吧？

女 喔，當然；我簡直高興得說不出話來了。（擁抱）不過我實在不敢過份的高興，因為我不知道這一切到底是怎麼一會事。要是我們見了爸，媽會說什麼話，那情形會怎麼樣呢？

李 讓你媽跟我一起談談，她大概快回來了。我們沒叫你時，你就躲在後面。來，給你親一下。

（她們互吻）

女 我的妹妹。這稱呼多麼怪，就好像我從來沒有叫過的爸爸似的。

李 現在別老在這兒開扯了，讓我們抓住中心。你想這樣媽還會不讓你來——來看你的妹妹和爸爸嗎？

女 不和媽一塊兒去？喲，媽恨透了你的——我的爸。

李 可是她那兒有恨的資格呢？你知道世界上是如何地充滿了虛偽、扯謊、錯誤和誤解啊！我常常談起他當海軍學生時第一次在海上碰到的——一個同事的事。官長室裏丟了一隻金錶——天知道是爲了什麼！——別人疑心是那海軍學生偷的。他的同伴們全不理會他，並送他到執法會議中去，這樣一來，使他不得不離開隊伍了。兩年之後，那個小偷找出來了，原來是一個水伙長，可是怎麼樣都不能安慰下那門無辜的孩子，因爲那時大家都疑心是他。一切雖然弄清楚了，他那嫌疑却一輩子也洗不清了；而且這可憐的傢伙還是被人叫着那時的諱名，他一生就像一間屋子，建立在壞名譽上，當那假的基礎打掉之後，那屋子還是那樣站在那兒；它像『天方夜譚』中的空中樓閣似的浮在那兒。你瞧——這是世界上常發生的事。還有一些事比這更壞，像在阿寶迦那個手工匠，他被人叫做放火人，事實上他的屋子是被一個叫做安德生的人放了火，這安德生別人叫他小偷老安，因爲他被牽涉在一個著名的竊案中。

女 你是要使我知道我爸並不像我想像中那樣壞嗎？

李 是的，一點也不錯。

女 我已經忘了他的樣兒了，我有時在夢裏看到他是在這樣的——是不是長長的，長一嘴黑鬍子，有一對藍的水手的眼睛的？

李 是的——有點像！

女 哈！還有，我記起來了，你瞧見那隻錶沒有？錶鍊上還有一個小指南針，指南針指北的地方有一個小眼。那是誰給我的？

李 你爸給你的。他買那錶的時候我也在那兒。

女 那麼他就是我演戲時常在劇院裏看到的那個人了，他就是常坐在臺台左首的包廂裏，用望遠鏡緊望着我的那個人了。我總不敢對媽說，因為她對我總是神經過敏的。他有一次還丟給我一束花——可是媽給燒掉了。那就是他吧？

李 就是他，你可以相信，這些年來他的雙眼就像指南針上那針眼似地始終望着你的。

女 你說我得去看他——他要見我，是不是？這倒像個神話。

李 已經不再是神話了。我聽見你媽的聲音了，你在後面，我來對付她。

女 我覺得好像有什麼怕人的事要發生了。人們為什麼不能大家原諒一下，好好地在一起講究呢？噢，但願一切都過去了！但願媽別生氣。我要站在對面向上帝祈禱，祝禱心

地變好一點——可是上帝不會有辦法的——我真不知道怎麼辦。

李 上帝有辦法的，他會幫我們的，祇要你誠心，祇要你相信世界上有愉快，相信你自己的力量。

女 力量？有什麼用？要我自私嗎？我辦不到。而且建立在別人的不愉快上的愉快是不能持久的。

李 是的嗎？好，現在你先出去。

女 你以為一切都不會發生問題嗎？

李 噫——（母入）夫人。

母 小姐——要是你不見怪的話——

李 您女兒——

母 是的，我當小姐時就有個女兒，這並沒有什麼特別，我也不覺得這是恥辱。這兒出了什麼事了呢？

李 事情是這樣的，我被託到這兒來問您能不能讓海倫小姐跟新到這兒來的一些客人們去遊足呢？

母 海倫自己怎麼說？

李 她很客氣的說要我問准了您。

母 那不是直截的回答。海倫，孩子，你願不願意參加一個沒有媽的份兒的集會？

女 祇要您答應，我是願意的。

母 祇要我答應！我怎麼管得了你這樣一個大女孩子呢！你自己把你的意思說給這位小姐聽吧；你自己出去開聲，把媽一個人丟在這兒纔不對吧；要是你要開媽，還不是要我說，——你不能去，因為如此，因為如此，——好，你自己說你自己的意思吧。

李 我親愛的太太，別說這些不相關的話了。我明白海倫對這種事的意見，我也明白你那一套讓她得到這所須要的答案的方法，要是您真像您所說那樣地愛您的女兒，您就得希望她好，那怕是有損您的體面，也得讓她過得好。

母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李 我是說，您女兒現在有一個立身處世的機會；她可以讓別人賞識她的天才；或者和一位地位不錯的青年人結合。

母 都不錯，不過你怎麼發落我呢？

李 您不是中心；您女兒才是中心！您能不能把您自己忘了，替她想一會兒呢？

母 啊，可是，告訴你，我想到自己的時候也就想到我女兒啦，因為她愛她的媽。

不見得，她依賴着，是因為她跟她跟外界隔離了，而她一定得依賴一個人。因為她是被從她爸爸那兒偷來的。

母 你說什麼？

李 她爸因為你不老實，所以不答應跟你結婚，你就把孩子帶走了。以後你就設法不讓他見到他的孩子，同時在你孩子身上報復他。

母 海倫，你別相信她的話——我真想不到活着還會碰到這樣一天的！真想不到會有個陌生人跑到我屋子裏來，當着我孩子面前這樣侮辱我的！

女 (走向前來) 你不能說媽的壞話。

李 爲了我爸，我非說不可。我知道我們沒有什麼可談的，所以我得勸告你兩句。要這你還願計劃自己女兒的名譽，你就得把那個不知恥的，自名爲奧格斯德姑母的老鸛趕走，這是第一條教訓。其次，整理一下我爸給你作海倫教育費用那些款子的收條，精算的日子快到了。還有條特別的教訓，別讓你女兒跟着你往街上跑，損壞她的前途，更別和她一塊到劇院裏去，不然的話，沒人會和她可台同的；那時你會逼她去賣笑，當妓女；正像你這一向，總想犧牲她爸而賣回你自己的身體似的。

女（向李絲）出去，你對什麼都沒有，一點尊敬，連母道你也不敬重。

李 我敬重母道，我可以發誓！

女 看來你是來破壞我們的，不是來調解的。

李 是的，你說得對！我來——是要恢復我爸的名譽的，他是沒有一點罪過的，就像那個屋子被人燒了的放火的人一樣，他是毫沒有過錯的。我來也是爲了想拉你一一把，你做了一個女人的犧牲品了，那個女人祇有藏在一個和外界沒有往來的地方才能恢復她的一切。這就是我來的原因。我已經完成了我的任務了。再見。

母 李絲小姐——等我說了一句話之後再走——你是到這兒來，除了做許多蠢事之外——是來約海倫上你那兒去的吧。

李 是的，我約他去見一見帝國劇院的導演，他對她很感興趣。

母 什麼？導演？你爲什麼早不說。好——海倫可以一個人去。是的，不限我一塊兒！你好，到底你還有點人性。海倫，你一定來，知道嗎？

女 是的，不過現在我不想去了。

母 你說什麼？

女 不，我不配到社會裏去。我媽不去，我會感到不舒服的。

母 胡說！又不是要你去砸腦袋？去，打粉一下。

女 不，我不去。媽，我明白了。一切之後，我不願離開你了。我永不會快樂了。我再不相信一切東西了。

李 (向母) 現在你將收穫你所種植的果實了——要是有一天來了一個人和你女兒結了婚，那麼你老時候就沒人在身邊了，那時你對自己的愚蠢就會懊悔了。再見。(過去吻過海倫的前額) 再見，姐姐。

女 再見。

李 抬起臉來讓我瞧瞧你對人生還抱著一點希望沒有。

女 我不能。你雖然是一片好意，可是我不能謝你，因為你給我不少痛苦——你就像當我睡在陽光下一片有樹蔭的懸崖時，用一條蛇來把我嚇醒了。

李 下次讓我用歌兒和花兒來叫醒你吧，再見，好好的睡吧。

(下)

母 這是穿著白衣服的光明之神吧！不！她是魔鬼，道地的魔鬼！而你呀！你多麼笨呀！我怕還有什麼怪事會出現呢。別人都隱隱藏藏的，你還以為是真的。

女 我真想不到你竟老騙着我，騙我那樣地說我爸的壞話。

母 噢，得了！過去的就算了。

女 還有，那姑媽奧格斯德！

母 住口，奧格斯德姑母對你是個恩人，她養你大來的。

女 不，這也是騙人的——教育我的是我的爸爸，我相信是他。

母 對了，是他，可是我也得生活的。你長得那樣美！你也是那樣的記別人的仇，你不能忘記那樣的謊話呢？喂！奧格斯德已經上來了。來，讓我們裝出高興的樣兒來吧。

（化粧師入）

化粧 是的，就是他，一點都不錯。瞧，我猜得準極了。

母 噢，得了，別理會那壞蛋。

女 別說那樣的活，媽；那不是真的！

化粧 什麼不是真的？

女 來吧，我們來玩牌吧。我不該把你們化了那麼許多年造起來的牆推倒。那麼，來吧。

（她坐在牌桌邊，開始洗牌。）

母：好，孩子，你到底有點頭腦了。

——幕——

海上騎士

——愛爾蘭·約翰·米靈頓·麥恩期作

人物 摩耶——老婦

巴德萊——其子

凱絲玲——其長女

諾拉——其幼女

男女人衆

景 愛爾蘭西部海中一座島上。

一間茅屋的廚房裏安放著漁網、油布衣、紡車，靠牆放著一些新鋸的木板，還有其它物件。凱絲玲，二十左右的少女，趕完了幾張餅，擺在灶上的淺鍋中，搓搓手，開始搖紡車。諾拉，一個小女孩子，從門外伸進頭來。

諾拉（低聲地）她在那兒？

凱絲玲 她躺下了，老天保佑，要是她閉上了眼，也許現在已經睡着了。（諾拉輕輕地進了門，從肩巾下拿出一包東西來。）

凱（很快地搖著紡車）你拿着的是什麼？

諾 那位青年教師過一會兒要來拿的。這裏一件襯衣和一隻袜子是他們從杜尼哈爾那邊

一個淹死的人身上脫下來的。

凱 (停止紡紗，出神地聽着。)

諾 我們想看看這是不是米查爾的東西。她過一會兒怕又會跑到海邊去望的。

凱 諾拉，那怎麼會是米查爾的東西呢？他怎麼會那麼老遠地一直到了北方去的呢？

諾 那位青年牧師說他認得這些東西的。他告訴我說：要是牠們是米查爾的東西，你就告訴你媽媽米查爾已經託上帝的保佑，得到靈潔的葬禮了；要是不是他的，就別在你媽面前提起一個字，免得她哭哭啼啼的急出病來。(諾拉進來時半閉着的門被一陣風吹開了。)

凱 (焦慮地向門外望着) 你有沒有告訴他千萬阻住巴德萊，別讓他今天趕馬到連爾鎮去趕集呢？

諾 他說：「我不願攔住他，可是你們也不必担愁，你媽一定早替他禱告了一夜了，全能的上帝總會留個兒子給她的。」

凱 諾拉，白岩那頭的風浪大不大？

諾 還好，真是天保佑，西面的浪很大，要是浪轉了向，那就更壞了。(她拿着包走到桌邊) 現在打開來好不好？

凱 也許她醒了，馬上就會進來的。（走到桌邊）這要費一點工夫，並且我們都會掉眼淚的。

諾 （走近通內室的門口，靜聽）她在床上翻身了，她馬上就會來的。

凱 把梯子遞給我，讓我把它放在堆乾草的擱樓上，她不會看見的；海浪轉了向之後，她一定會下去聽他深來沒有的。（她們把梯子靠在烟囱邊的屋檐下，凱絲琳上了梯子，把包袱藏在擱樓上。摩耶從內室上。）

摩 （仰望著凱絲琳，顫抖的聲調）你怎麼一天到晚上上下下地忙著搬草？

凱 灶上烤餅用的（拋下稻草），要是浪轉了向，巴德萊要帶這些餅到孔尼馬拉去的。（

諾 拉攏起稻草，放在淺鍋四週。）

摩 （坐在灶前的一張板凳上）今天吹西南風，他不該走的。今天他不會走的，那位青年

教師一定會勸住他的。

諾 媽，他勸不住的，我聽阿蒙·西門，史帶文·費台，還有熊古龍他們說他一定要去。

摩 他自己在那兒呢？

諾 他下去瞧瞧這禮拜之內還有船開沒有，我想他馬上要回來的。因為浪已經轉到綠峽

「那邊丟下，漁刺子都打東西回來了。」

凱 我聽見有人走過大石板往這兒來了。

諾 (向外瞧) 他急急忙忙地來了。

凱 (進來，向屋內望了一週，憂愁而迅速地說道) 凱絲鈴，新從孔尼馬拉買來的繩子

在那兒？

凱 (從梯子上下來) 諾拉，拿給他，就掛在那些新買來的木板後面一顆釘子上，今天

早晨那頭黑腿的豬在啃它，因此我把它掛起來。

諾 (把繩子遞給他) 是不是這個？

凱 巴德萊，你最好還是把繩子留在這兒，掛在板子後面。(巴德萊接過繩子) 告訴你

這繩子曾在這兒還有用的，說不定這幾天之內迷盪爾的尸首會浮出來的，那時我們

還要得比里帶保佑用這繩子替他造個深深的坟呢。

巴 (不開始用繩子打拴馬繩) 我馬上就得下去，可是沒有現成的拴馬繩。前星期之內，

祇有這一隻船開，而且下船的人們都說這次做馬生意一定可以賺錢的。

諾 他們明明知道我化了太多價錢要你從孔尼馬拉買木板子，他們又明明知道要是尸首漂

駛到我家裏沒人做棺材，可是他們還要德意你去，這真是太不近人情了。(她瞧瞧那

些木板)

巴 這三天以來我們天天去瞧，風又是往西南面回吹的，尸首怎麼會漂回來呢。

摩 就算尸首不漂來，你瞧眼前風浪那麼大，那顆對着月亮的凶星每天晚上都出來的，

就算你有一百頭馬，甚至一千頭，可是一千頭馬的價值能比得上我唯一的兒子嗎？

巴 (一面結繩，一面向凱絲琳) 你每天得下去招呼一下羊，別讓它們踐壞了麥子，要是那販子肯出好價錢的話，就把那頭黑腿的豬賣給他好了。

摩 瞧他那樣兒，怎麼會在豬身上賺錢呢？

巴 (對凱絲琳) 要是這個月老是刮西風，你得跟諾拉一塊兒去弄一點海藻來做肥料。今後的日子可難過了，家裏人手少，祇有一個男人做活兒。

摩 要是你也跟別人一樣淹死了，那我們的日子可真不好過了。我是快進坟墓的老婆子，你想，讓我拖着這羣小女娃兒怎麼辦呢？(巴德萊結好了拴馬索，脫下身上的舊衣服，換上一件比較新的法蘭呢上衣。)

巴 (向諾拉) 船是不是到碼頭了？

摩 (向外望) 牠已經過了綠峽，在下帆了。

巴 (拿起他的錢袋和烟草) 我得化半個鐘頭才能到碼頭，也許兩天就回來，也許三天

，要是風太大，說不定得四天才能回來。

摩（轉向灶火，把肩巾披在頭上）年青人不聽老婆子的話，硬要去冒風浪，這未免太沒心腸，太忍心了吧？

凱 年青人就愛冒風浪的生活。誰願意聽一個老太婆整天咕嚕着的事呢？

巴（拿起繩子）我該馬上走了。我打算騎那匹紅鬃雌馬下去，那匹灰馬會跟着來的；天賦應你們。（下）

摩（望見他走出門限時叫道）他走了，老天閉眼呀！我們再見不到他了，他現在走了，天黑的時候，我連一個兒子都沒有了。

凱 他沒走的時候你爲什麼不爲他禱告呢？從前那些人離開這兒的時候，可不都是換過你的罵，受過你的咒的嗎？（摩耶拿起火箱，目不旁視，茫然地撥着火。）

諾（轉向她）你把烤餅的稻草都撥熄了。

凱（叫道）天呀！諾拉，我們忘了他的糧食了。（她走到灶邊）

諾 他從清早起來到現在，什麼東西都沒有吃，到天黑的時候，一定會餓壞了的。

凱（從鍋裏倒出餅來）當然要餓壞了的。一個老太婆老在屋子裏咕嚕不完的，真令人討厭。（摩耶坐在凳上搖擺着）

凱（切了點麵包，包在一塊布裏，遞給摩耶。）馬上把它帶到流水井那邊去，等他過的時候遞給他。祇要你看到他，你說過的壞話就沒關係了。你跟他說：上帝保佑你一路順風。他就會高興的。

摩（接過麵包）我趕得上他嗎？

凱 馬上走也許趕得上。

摩（搖晃地站起來）走可真不大容易！

凱（不耐煩地瞪着她）諾拉，把手杖遞給她，免得她在石頭上滑了腳。

諾 什麼手杖？

凱 就是米查爾從孔尼馬拉買回來的那根手杖。

摩（接過諾拉遞給她的手杖）在別的地方，老年人總把東西傳給他們的子女，可是這

兒倒反而是子女把東西傳給父母了。（她緩緩地下。諾拉走向梯子。）

凱 唉！諾拉，也許她還要回來一次的。天可憐，她太傷心了，誰知道她幹出些什

麼來呢？

諾 她穿過了小樹林子沒有？

凱（向外望）她走了，她穿過小樹林子很快地下去了。天曉得她幾時纔能安心。

諾（取下包來）青華改師說他明天要打這兒過的，要是這些真是柴香膏的東西，我們明天可以告訴他一聲。

凱（接過包來）他有沒有告訴你怎麼樣找着牠們的嗎？

諾（下了梯子）他說：浪還沒有打來的時候，有兩個人喝飽了土酒在那邊搖船，搖過北頭那塊黑岩石的時候，有一個人的槳就拌着了那個尸首了。

凱（企圖打開那個包）諾拉，這把刀給我，這繩子讓鹹水泡緊了，還有個一輩子難得解開的死結。

諾（遞一把刀給她）你聽人說過杜尼格爾離這兒很遠嗎？

凱（掙着繩子）不錯，才不久有個人來過——就是賣這把刀給我們的那個人，他說要是打從後面的崖石邊走的話，要七天才到得了杜尼格爾。

諾 那麼像他這樣浮了來要多少時候呢？（凱絲玲打開衣包，抽出一角袜子，她們出神地凝視着它。）

凱（低聲地）天，諾拉！他們當真認出這是他的東西嗎？

諾 我去把他掛在鈎子上的法蘭呢襯衣拿來，瞧是不是和這件一樣的料子（她翻着掛在屋角裏的許多衣服），沒在這兒，凱絲玲，到那兒去了呢？

凱 大概早晨巴德萊穿走了，他自己那件襯衣浸了海水，太重了。指犀角）那邊還有條袖口，材料也是一樣的，把它拿來比較一下就成了。（諾拉把衣箱交還她，她們比較着法國呢料子。）

凱 諾拉，材料倒是一樣的；不過這種料子，蓋得威商家中存貨很多，會不會有人也穿這種料子的呢？

諾 （計算着袜子的針數，叫道）凱絲玲！是米查爾的，是米查爾的，上帝保佑他的靈魂吧！要是媽知道，巴德萊又在船上沒回來，她真不知道會怎麼了呢？

凱 （拿過袜子來）這是一隻袜子。

諾 這是我打的第三隻袜子的第二隻，我打的是六十針，有四針是下針。

凱 （計算着針數）一點都不錯。（哭）啊，諾拉，你想想，他那樣老遠地漂到北方去，除了在海洋上打轉的黑老鴉以外，沒有一個人看到他，這該多麼可憐呵！

諾 （悲痛地伸出雙手放在衣服上）一個搖船打漁的能手，祇留下一件褂子，一隻袜子，這真太可憐了！

凱 （片刻後）諾拉，是不是她回來了？我聽見有人走路的聲音。

諾 （向外瞧）是施，她往大門這邊來了。

凱 快把這些東西拿開吧。她見到巴德萊之後，心裡一定舒服一點了；在巴德萊沒有回來之前，我們別讓她知道這件事。

諾 (對凱絲玲包起衣包) 把它放在牆角邊吧。(她們把衣包放在靠煙囪的牆角邊。凱絲玲回到紡車旁邊。)

諾 她不會看出我哭過了吧？

凱 你背向着門，別讓光照在你臉上就是了。(諾拉背着門坐在煙囪那邊的角落裏。摩耶緩慢地進來，目不旁觀地一直走到灶旁她原來坐過的凳子邊。她手中依然拿着那布包着的麵包。姑娘們相互地望了一眼，諾拉指指那包麵包。)

凱 (搖了一會兒紡車之後) 你沒把麵包給他嗎？(摩耶頭也不轉一下，輕輕地悲泣着。)

凱 你沒瞧見他騎馬下去嗎？(摩耶依然悲泣不答)

凱 (有點不耐煩了) 天曉得；你提起驢門告訴我們吧，你倒底瞧見什麼了，這不比乾哭過去的事好多了嗎？你看見巴德萊沒有？唉，我在跟你說話呀！

摩 (微弱地) 我今天真傷心極了。

凱 (和以前一樣的聲調) 你看見巴德萊沒有？

摩 我看見最可怕的事了。

凱 (離開紡車，向外望) 天曉得；他現在騎着那匹紅的雌馬上了綠峽了，那匹灰馬跟在後面。

摩 (跳起來，肩巾從頭上滑下來，顯出她一頭白髮，她驚恐地說) 那匹灰馬跟在他後面。

凱 (走近灶邊) 到底什麼事使你這樣害怕呢？

摩 (慢吞吞地) 自從新娘達拉親眼瞧見她死去的丈夫抱着他的孩子那種可怕的事發生以來，我這次可算見到別人從沒有見到過的可怕的事了。

凱 絲玲和諾拉 (同時地) 嘿！(他們蹲伏在老太婆身邊)

諾 你看見什麼了？

摩 我到了流水井，就站在那邊禱告。後來巴德萊過來了，他騎着那匹紅的雌馬，那匹灰馬跟在他後面。(她用雙手掩着臉，像是怕看到什麼東西似地) 上帝可憐我們，諾拉！

凱 你瞧見什麼了？

摩 我回去來查爾了。

凱（溫和地）媽，你沒有，你沒有聽見米查爾。別人已經在北方找到他的屍首了，他已經託上帝的福，得了潔淨的葬禮了。

摩（輕蔑地）我剛才瞧見他騎着馬在跑呢。巴德萊打頭騎着紅馬，我正想跟他說：上帝保佑你一路順風。可是我喉嚨梗住了。他很快地過去了，他向我說：上帝保佑你們。可是我說不出一個字來。後來，我拾起頭來叫那匹黑馬，就看見米查爾騎在上面——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腳上穿着一雙新鞋。

凱（哭泣）從今以後，我們毀了，我們這一家人都完了！

諾。青年牧師不足說上帝總得留一個兒子給她的嗎？

摩（清楚而微弱地）他不知道海上情形……巴德萊現在怕已經完了，你們把艾蘆找來，讓他用那些木板替我做口棺材吧。他們全死了，我可活不下去了。在這屋子裡，我有過丈夫，有過公公，還有過六個兒子——六個挺好的小伙子，都是我辛辛苦苦地哺養大的。現在全完了。有的越找到了尸首，有的連尸首都找不着了……史蒂文，瘋暴，他們是被大風捲走的，他們的尸首在金口的格利高萊樹被人發現了，放在一張鋪板上，從那座門捲進來的。（她略停片刻，姑娘們好似聽見後面半開的門外有什麼聲音似地跳了起來。）

諾 (輕聲地) 凱絲琳，你聽見什麼沒有？東北角像是有什麼聲音似的。

凱 (輕聲地) 好像有人在河邊呼喚呢。

摩 (沒有理會她們，繼續說) 施麥士和他的爸爸跟爺爺在黑夜裏不見了，第二天連影兒都找不着。後來巴區又翻了船淹死了，那時巴德萊還是個孩子，我抱着他坐在這兒，看見兩個女人，三個，四個，她們不聲不響地，翻着十字走來了；我在外一瞧，聽見還有許多男人跟在後面，抬着一種用紅帆蓬蓋着的東西，直向着水——那天天氣很好，諾拉——把門打開一點兒吧。(她又略停片刻，伸出一隻手向着大門，門輕輕地開了，老婦人們在門口劃過十字，走進屋內，頭上披着紅裙，跪倒在台前。)

摩 (如在夢中地向凱絲琳) 這是巴區，還是米查爾，還是誰呢？

凱 米查爾的尸首是在北方找着的，怎麼會這樣快就被回來了呢？

摩 青年人自有一股漂浮的勁兒的，不過他們怎麼知道這是米查爾呢。一個人在海裏泡了九天，又吹着那樣大的風，就是他親身的媽，怕也認不清是不是他了。

凱 那一定是米查爾，天可憐他，他們已經從北方把他的衣服送回來了。(她過去把米查爾的衣物遞給摩耶，摩耶慢慢地立起來，接過衣物，諾拉向外望。)

諾 他們抬了一種東西，冰直往下掉，他們已經走過大石頭。

凱（低聲問已經逃來的女人們）那是巴德萊吧？

一個女人 是的，願上帝保佑他的靈魂。（兩個比較年輕的女人過來，拉開了桌子，跟着男人們用鋪板抬着巴德萊的尸身，上面蓋着一張帳篷，他們把它安放在桌子上。）

凱（在他們動作時問女人們道）他怎麼會掉到海裏去的？

一個女人 那頭灰馬把他踢下了海，剛好一陣白浪就把他吞沒了。（摩路走到尸首頭那邊，跪下。女人們顫抖着，輕輕地跪下。凱絲玲和諾拉跪倒在桌子那一頭。男人們跪在擦門的地方。）

摩（拍起頭，好似沒有注意到周圍的人，說道）他們全完了，現在海浪還能拿我怎麼樣呢……從今以後，風從西面吹來，東面是浪，西面是浪，兩個浪打在一塊兒的時候，我用不着再向上帝禱告了。從今以後，我用不着深夜裏跟着沈哈因下去拿聖水了。也不用理會風浪又多大，女人們又多麼難過了。（向諾拉）把聖水遞給我，諾拉，衣櫃上還剩一點兒呢。（諾拉遞水給她）

摩（把來查爾的衣服蓋在巴德萊腳上，然後把聖水灑在他身上）巴德萊呀！別怪我沒有替你向上帝禱告，我每天深夜裏替你禱告，可是你永遠聽不見了；我現在總可以好好的休息了，該是我休息的時候了。我現在可以好好地休息了，我可以跟隨着沈哈因，

在漫長的黑夜裏，靜靜地睡一會兒了。可憐，我們吃的是一點帶潮的麵粉，這麵粉上可永遠沾着魚腥臭了。（她跪下來，劃着十字，輕聲地禱告着。）

凱（對一個老漢）請你和艾蒙在天亮前造一口棺材，我們這兒有白木板，天可憐，那還是她打算找着米查爾的尸首時替他造棺材用的。我還烤了幾張餅，留給你們做活兒的時候吃吧。

老漢（擰木板）你有釘子沒有呢？

凱 沒有，柯命，她沒有想到要用釘子的。

另外一個男人 這真怪了！她見過別人造過這麼多的棺材，還會忘了釘子，這真太怪了。

凱 她年紀大了，不懂事了。（摩耶又緩慢地站起來，把米查爾的衣服攤在桌邊，然後把剩餘的環水灑在上面。）

諾（輕聲對凱絲玲）這次她倒很安靜，米查爾淹死那天，她從家裏一直哭到滾水井，大概她喜歡米查爾，不喜歡巴德萊吧。

凱（慢而清楚地）老太婆上了年紀，對什麼事都會疲倦的，她不是已經哭了九天了嗎。

摩（把空杯倒覆在桌上，雙手並放在巴德萊腳畔。現在他們都在一塊兒了，什麼都完了。願上帝保佑巴德萊的靈魂，願上帝保佑米查爾的靈魂，保佑施麥士和巴區的靈魂

保佑史蒂文和蕭思的靈魂。低下頭。願上帝保佑我的靈魂，諾拉，願上帝保佑這些還活着的人吧。（她略停片刻，女人們的哭泣聲提高了，又低下去了。）

摩（繼續說）米登爾託上帝保佑，在遙遠的北方得到了雪潔的葬禮。巴德萊有新的白木板做的漂亮棺材，還有一個好的女。我們還希望什麼呢？人總是要死的，我們也該休息了。（她跪下來，幕徐落。）

譯者後記

在執筆翻譯這本獨幕劇選集的時候，譯者自己擬定了幾條原則：（一）要把各國不同的情趣介紹給讀者，（二）要把獨幕劇的寫作技術介紹給讀者，（三）要具備各種不同的形式，（四）要求其能夠搬上舞台。因此，在有限的幾本原文獨幕劇選集中發掘合用的材料，確是很費腦筋的事。

譯者不敢說這裏所選的幾個劇本真能作為各國成名作家的代表作；不過，就譯者所讀過的獨幕劇之中，這幾篇東西不能算是太壞的了。

關於原作者的一切，因為參考資料的缺乏，無從得知路易士·埃森 (Louis Esson)，沙卡·蓋依屈雷 (Cahm Chery)，史拉芬 (O. Seefin) 和瑟寇英 (A. Toon) 的事蹟，至於其它三位較為著名的人物的事蹟，原可不用再作詳細介紹，這裏就譯者想到的，拉雜記在下面：

「海上騎士」的作者約翰·米靈頓·麥恩期 (John Milington Synge)，一八七一年四月十六日生於都柏林附近的牛頓·里德雷。他畢業於都柏林的屈列乃台學院後，開始作歐陸之遊。一八九九年在巴黎碰到愛爾蘭名詩人葉茨 (J. Yeats)，得到他的鼓勵，開始以美麗方言，寫出愛爾蘭風趣的劇本。他一生祇寫了六個劇本，其中以「海上騎士」為最著名。一八九八年，他曾經在亞蘭島上生活過一個時期，「海上騎士」就是以此島上漁人生活為背景而寫成的。因此，它寫得那樣逼真，成了現代獨幕悲劇的絕響。

提起美國近代劇作家，誰都會立刻想起那寫九幕長劇「神奇的插曲」(The Miracle Worker) 的尤金·奧尼爾 (Eugene O'Neill) 的「奧尼爾的劇本，大多着重於心理的抒寫，其分析心理之精緻，不亞於佛洛伊德學派的心理學家們」。奧尼爾早年曾經在航船上生活過；也曾經在他父親的劇團中演過戲，這是寶貴的生活經驗，加上他對心理分析的愛好，使「劇本」成了一篇充滿了恐怖和神秘氣氛，而又深刻畫出了拜金主義心理的獨幕劇，無論從那一方面看來，這確是難得的佳作。

和易卜生前後相映輝煌的奧古斯德·史特林堡 (August Strindberg)，被譽為瑞典的「沙士比亞」。他在思想上和易卜生似乎是在對立的地點，在技巧上却有著獨特的作風。

他的作品如「裴麗小姐」(Miss Pellée)等，多是十分羅曼蒂克的。這裏選譯他的「母性的愛」，因為它比較他的其它的作品深刻，而且全是女性角色，頗為別緻。

因為譯者的淺陋和對於國語研究的缺乏，生澀牽強，在所不免。極希望搬上舞台時，能變成流利的對話。

最後，感謝多年來同作戲劇工作的朋友們給予我的種種鼓勵；也許由於這本小集子的譯出，可以告慰友人們，我總算沒有完全和戲劇脫節。

本 叢 書 其 他 新

- | | | | | | | |
|-------|-------|---------|-------|-------|-------|------------|
| 7 | 6 | 5 | 4 | 3 | 2 | 1 |
| 微賤的裴德 | 大尉的女兒 | 維納斯與亞當尼 | 結婚的幸福 | 良辰 | 幼年 | 莎士比亞時代抒情詩集 |
| 小說 | 小說 | 長詩 | 小說 | 短劇 | 小說 | 詩集 |
| 哈代著 | 普式庚著 | 莎士比亞著 | 托爾斯泰著 | 奧屈爾等著 | 托爾斯泰著 | 莎士比亞等著 |
| 呂天石譯 | 聊伊譯 | 曹鴻昭譯 | 馬耳譯 | 張尙之譯 | 劉盛亞譯 | 柳無忌譯 |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初版

長 辰

每册實價十八元

外埠酌加運費

版權不
准翻
印

原 著 者 著 譯 者 著 發 行 人

司 · O · E · S · E

張 雲 之

凌 典 文

大時代印刷所

重慶桂林昆明成都
大時代書局

桂10067

